



廣東通志

ル 5  
1508  
32





ル呂6  
1508  
32

ル  
1508  
32



廣東通志卷之七十一

志六



雜錄上

廣州府

五羊城

按周夷王時南海已服楚有楚庭焉今郡城是也惠王時命楚子熊

惲鎮南海夷越故雷陽有楚豁樓裴淵廣州記五羊

啣穀萃於楚庭在高固相楚時秦置郡後治聽梁上

繪畫之晉人傳刺史滕脩至廣州有五仙騎五羊持

禾穗祝曰願此闕闡永無饑荒故後相繼樹綽揆于

左右曰豐樂曰泰和又謂郭璞築城時越山通典南

有此識皆與廣州記異蓋踵訛至此也越山海有五

山菖蒲澗天井門俗云越王井也石門水一名貪泉

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按玉山即今之粵秀山又謂

之越王山後又改名玉山王遂轉而為玉耳廣州記

趙式王佗登山飲酒投杯於井浮出石門舟人得之

長

通志

卷之七十一

雜上

一

李彥朝



年逾百歲視聽不衰葬在越山南武水經註交州治  
 莫測其處故民以為神人云  
 言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番禺  
 謂番山之隅也此趙佗舊都即呂氏春秋所謂番禺  
 之鄉史記所謂番禺一都會而佗稱南武帝者至今  
 為廣州會城後移番禺縣於城南五十里故謂此為  
 尉佗舊治處按吳王子孫避越嶺外亦築南武城及  
 越滅吳遂有南海其後為楚所滅越王子孫自臯鄉  
 入始興有臯天子城令公師隅修吳故南武城後不  
 果往而佗遂都之又董覽吳地記南武城以禦越後吳  
 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後吳  
 先主亦因此更繕脩以備魏也由此觀之吳始築此  
 當在丹陽臯鄉越滅吳後其子孫因襲而南徙遂移  
 其名于會城耳亦猶越徙瑯琊築東武後歸會稽亦  
 名其地曰西場尉佗城西至今朝臺十里水經註佗  
 東武云  
 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迴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  
 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

焉道遙吳刺史汝儼登高遠望觀巨海之浩茫觀原  
 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建安  
 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粵遂用寧集  
 蓋築立乃特改之名餘朝臺為西候津亭今西場是  
 已菖蒲澗南越志熙安縣東比有菖蒲澗咸安中姚  
 所餌可以忘老列仙傳安期生賣藥東海未嘗言其  
 至廣州武帝內傳謂云李少君從安期生南之羅浮  
 豈以此處即為芝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旁  
 羅浮西麓即為芝蘭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蘭湖旁  
 北城外夔井街周家治圍得斷變有古詩云芝蘭生  
 深林無人長自芳君子處階庭明德惟馨香游魚物  
 且躍好鳥名鴛鴦微風動林岸越巫風俗通武帝時  
 此心共迴翔其下斷缺數字越巫迷於鬼神尤信  
 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  
 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越祝大樹作巢如升蓋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  
 黃東通志



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去或夜冥人  
 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  
 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  
 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  
 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  
 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  
 蟹就人火間灸之不可犯也 **雞** 越俗用雞卜見事  
 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 **雞** 紀漢元封二年史  
 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  
 煮熟又祭獨取雞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  
 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  
 雞殺之拔兩股骨洗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  
 骨相背於筵端執竹長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古骨為  
 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細竅以細竹筵長寸  
 餘徧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  
 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  
 者多凶亦有有用雞卵卜者墨於殼

**西維** 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 **虛市** 南越志越之市  
 中白之厚薄以定農人吉凶

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樂之荆南嶺表皆然蓋  
 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  
 時多故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  
 謂之虛

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  
 即其故宅也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可謂異矣城南民  
 有張瓊者掘地種菱得一磚云楊孝元宅 **風** 初起  
 瓊以為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風** 東北

竟於西南以其具四方之風故名五六七月多有之  
 每發於初中二旬發則拔樹毀屋其將發也有雲若  
 斷虹謂之颶毋其瓊崖颶風則 **石尤風** 容齋隨筆石  
 海水先夕鳴沸禽鳥遠避之

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座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若  
 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  
 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  
 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水經滙水出桂陽縣盧聚註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驛  
 山盧溪為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滙水  
 地理志曰滙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滙水又東南  
 流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嶠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出  
 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岬高巖名貞女山下  
 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  
 聖鼓  
 枝水經滙水東南過含滙縣註陽山縣吳孫皓時分  
 東岸有聖鼓枝即陽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雖衝波  
 水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  
 撞者輒有瘡疾究其源則貞女峽溪流又合滙水  
 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漣口水出縣西北石塘  
 村其側有豫章木本逕可二丈荆州記名為聖木秦  
 時伐此木為鼓額至今猶存株根而眾枝飛散惟見  
 一枝獨在含滙水者即此是矣漣水東南流注于滙  
 滙水又南逕縣故城西者舊傳曰徃昔縣長臨縣

遷擢超級太史逕觀言擊使然摧斷連罡流血成  
 城因傾陔遂即傾敗閣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  
 追號聖鼓道也其山達乎桂陽之武步驛所  
 至循聖鼓道也其山達乎桂陽之武步驛所  
 異苑晉陵常明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人出齊長尺詐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  
 乃盡朗兄數善占筮常云吾子  
 弟當至刺史朗歷青廣二州  
 仲文檀車南史庾仲  
 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車常自  
 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  
 麗有之乎仲  
 韋朗白莞劉頌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  
 文懼起謝  
 於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綠沉屏風一牀  
 雜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領請以見事追韋朗前所居  
 官明月珠裴淵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  
 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  
 集翠裘海郡獻集翠裘珍  
 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  
 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  
 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  
 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  
 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純袍曰臣以此敵  
 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  
 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  
 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  
 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  
 北梁公對御前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乃南海詩女唐宋遺史如意中南海女子  
 促馬而去南海詩女年七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  
 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羊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羊  
 城使者傳奇貞元中有崔煇者南海從事向之子也  
 設莫於神廟煇見一嫗因蹶而覆人酒甕被當罈者  
 毆擊煇憐之趨解曰酒直幾錢當罈者曰直一貫煇

即代償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  
 鮮難不敢忘也吾善灸今有越井岡艾聊為君謝贅  
 疾不過一灼無不愈者不獨愈苦兼獲美配煇笑而  
 受之嫗倏不見後數日遇一僧贅垂於耳一灼止愈  
 僧因引至富室灼贅亦愈後夜墜枯井幸無所傷比  
 曉視之乃巨穴深百丈中有白蛇細視之唇吻亦有  
 疾忽遙火飄入煇燃艾烙蛇灸之應手墜地蛇若喜  
 狀蜿蜒將有所適煇跨蛇行洞中可十里入一石門  
 見朱室繡帷飾以珠翠恍然莫測何洞府也四壁忽  
 開有小青衣出笑曰王京子已送崔郎至矣遂入導  
 四女出謂曰何物崔子擅入玄宮煇再拜女曰皇帝  
 已命田夫人配子遂巡問有日影入座四女曰羊城  
 使者至矣使者乘白羊而入執篆簡侍女讀之曰廣  
 州刺史徐申死安南都護趙昌替煇欲隨使者歸女  
 謂曰中元當送田夫人往煇遂躡使者之羊四女皆  
 曰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煇初不知姑何人也遂留與  
 之瞬息出穴遂失使者與羊所在回望星漢已五更  
 矣遂歸廣州果聞申死昌代偶至城隍廟見廊繪五



羊神像絕類使者比及中元夜將半四女果伴夫人  
 至始知皇帝乃趙佗曾稱南武帝也遂成婚配煇問  
 鮑姑何人曰靚女葛洪妻也得道行冬於南海煇方  
 駭歎知為昔媪又問呼蛇為王京子何義曰安期生  
 常跨朝王京故名煇後挈室往羅浮  
**張生異遇** 傳奇  
 訪道鮑姑或見其居黍珠庵仙去  
 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京遊丐番禺府帥改移  
 投詣無所愁疾卧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衮媪  
 來主人舍睜視無頗曰子豈久窮者耶無頗遂脫衣  
 昔酒飲之曰君窘厄如是吾有玉龍膏一合與子不  
 唯還寬起死因此亦遇名姝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  
 合盛之數日果有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  
 膏故召無頗憶媪言遂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  
 食頃忽覩城宇守衛宦者引無頗入見一王者揖而  
 進曰寡人愛女有疾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  
 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真珠繡帳中有一女  
 子年總及笄無脈切其脉良久曰貴恙是心之所感  
 耳遂出玉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鸞雙

篔簹無頗目者久之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  
 犀翡翠盤麗明珠瑰以贈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  
 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總貨其犀已巨萬矣旬餘  
 忽有青衣叩門送紅箋有詩候爾不見詩曰羞解明  
 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  
 深宮落砌花燕語春泥墮錦筵清愁無意整花鈿寒  
 閨欲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時宦者又  
 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復往見貴主  
 復脉之左右云上后至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餌  
 藥當去根矣無頗進藥合后靚之默默色不樂慰諭  
 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似有情私不然宮  
 中暖金合何得在彼王曰愀然良久曰復為賈充女耶  
 無頗出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輒欲以愛女奉託  
 無頗再拜辭謝遂卜日具禮婚後須歸人間昨夜檢  
 於幽府云當是冥數然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恠南  
 康又遠不如歸韶陽遂具舟楫服飾珍寶皆與之王  
 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遂與別約曰三年即到彼  
 無害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往月餘忽



袁姬叩門見無頗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有神術焉暖金合即妾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夜必至張室海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杜門謝客後不知所適

**神廟** 道書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鬱寡南洪聖即四瀆之一也有王簡王硯象鞭石硯各一製極精緻其後玉簡在道錄司又宋真宗賜玉帶及蕃國進金書刻表龍牙火浣布各一藏于市船庫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纓克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鈎襍績鞞素單大帶錦綬履襪并內出花釵几株神襦簪鑲署曰賜明順夫人元賜銀香盒金簪今俱不存配以六侯曰助利侯達奚司空也曰助威侯社司空也曰濟應侯巡海曹將軍也曰順應侯巡海提點使也曰輔靈侯王長世子也曰贊寧侯王次子也夫易言水天一以生地六以成火為水妃土為火子誠如裴劍傳奇之說人其鬼神之會乎嘉靖初按察副使徐文溥毀去夫人像鄉民尊稱夫人

曰感應聖后宋建西廟于城西五里謂之行祠元祐五年新州盜數千薄城下忽風雨晦冥俄蝙蝠遠擲擗賊視戈甲森然震慄遁去經畧蔣之奇運判張升因禱之不期月生致渠魁熙寧四年經畧程師孟築西城禱神雨不為阻明年正月 **天妃** 桴火 舊志相傳為月書見新城于水中近致 **天妃** 桴火 涓州林氏女為巫能知人禍福沒而衆祠之航海者禱輒應國朝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建祈求必應凡下東西二洋造船別為一船如其製而小置神前凡覆溺傾歌兆必先見在洋中或渡瓊海每遇顛危虔誠拜禱即有神火集桅上或有江鷗一雙入倉集神前舟楫即時鎮定人以是神之初永忠勅加賜昭孝純正靈應孚 **道人** 貼膏 劉賓客嘉話錄元公鎮南海日疽濟聖妃 **道人** 貼膏 生於鬢氣息憊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上至暮而按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勸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



知其異也盛膏小銀楊生異術異史開成初南海  
 合乃韓氏收得後猶在郡有揚居士亡其  
 名以居士自任往往遊南海支郡常寄食於人亦不  
 知其所止自謂有奇術後嘗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  
 其來甚喜厚禮之一日使酒忤太守不能容後又會  
 宴於郡齋閱伎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  
 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今太守  
 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獨不能設術以動之乎  
 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  
 命小童入西廡下空室久之乃啓其門有三四美人  
 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携樂而來諸客驚異殆不可測  
 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但笑而不言時曠  
 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退入西廡  
 下空室中客相目驚駭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  
 說者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  
 息又有暴風飄其樂懸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  
 懸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諸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  
 窮其由諸客大驚因盡以此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

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  
 中仍歸隱於南海不知所終  
 甄生蓮花 萬花谷末  
 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甄上花人化班

虎 萬花谷唐李嚴為御史奉使領表路出荆南驛吏  
 曰溪曲有虎可由山後路行嚴曰吾銜王命避虎

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躍出返入伏草中曰幾傷吾故  
 人嚴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

昨病發狂走入山谷間化為虎自是見冕而趨者翼  
 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

吾銜致水下此去百步若過則取之遺吾家既食其  
 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吾倒行逆施

耳嚴曰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吾嘗私媼婦其  
 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為恨耳

嚴上山未定見巨虎 廣僖三寶 書斷一說王羲之嘗

大吼聲震林木而去 書蘭亭會序隋末

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

神龜以銅為之龜腹受一升以水則之龜則動四足



行所在能去三日如意以鐵為之光明洞徹色如水  
 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  
 第一本知在廣州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  
 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  
 棄之又投龜一足驛樓題詩愚嘗遊湘中宿于驛樓  
 傷自是不能行矣驛樓題詩人玉屑番禹鄭僕射  
 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楊收索祭  
 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異史唐丞相楊收賤死嶺外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  
 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收即  
 入謂愚曰收為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  
 得理於上帝賜陰兵以復讐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  
 十萬紙燒時幸勿着地從容長揖而滅愚如其言具  
 酒饌素紙以祭之收猶子有壽陽者見收乘白馬挾  
 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復讐  
 楊玄价我射中必死也俄而揚守尉暴得疾死蜀人  
 毛文賜其先為潮州牧銅鼓僚鑄銅為鼓以高大為  
 魯事鄭愚熟詳其事

貴面潤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蟇十  
 二兩相對今南海廟天妃廟皆有之舊日州庫亦有  
 其二乃唐禧宗朝鄭綱鎮番禺高州太守林靄獻初  
 因鄉里小兒聞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塚中學齋  
 估筆銅鼓始於漢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  
 見梁歐陽頤傳稱頤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  
 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秘  
 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  
 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  
 皆陸放翁之筆第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  
 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木夾信宗乾符六  
 年嶺南節度使辛謹遣徐雲虔使于南詔縹信待雲  
 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  
 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觀嘗為路魯瞻  
 書雲南木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  
 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  
 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餘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



敢犯義者理

皇華婦人

撫遺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

固如是耳 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

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

兒御厨飯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

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

衣進酒終不舉釵乃作詩云妖魄才覓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

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

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云彫籠馴養許多時終

歲曾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

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

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峽山

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女子 傳奇廣德中有孫恪者下第遊洛至魏王池畔

問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舍山袁長官女少孤更無

姻戚唯有妾輩三五人處此耳且娘子未適人非但

居未售也洛乃進媒而請之遂納為室在洛三四歲

忽遇表兄張閒雲處上宵話張曰觀弟神采必有恠

異恪陳娶納之因張曰吾有寶劍可滅魍魎遂授恪

恪携劍隱於室袁氏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恪

大懼袁氏大笑曰吾匹君已數歲尚何慮哉恪方稍

安後十餘年袁氏以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

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繼遂薦于南康張萬頃

大夫為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疑

啼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

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邠居于此寺別來數

十年餘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

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以齋蔬之具及抵寺袁

氏欣然易服理鬢携二子至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

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是此院中舊物僧

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悲嘯捫

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

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

霧深方擲筆于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吾



當求訣矣遂掣衣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送良久撫子一動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惠黠以綵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惠黠過人長馴遶于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

不期今日更觀其恠異耳碧王環者本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廻掉更經藏廣州舊志藏殿樓閣五十三參不能之任矣

要此經開須同慈氏來比秘文也寺僧不敢啓咸淳戊辰藏殿失火皆為灰燼又法華蓮華經七卷金絲欄卷首圖諸天佛像銀體而金飾此西蜀益州本也又佛頂楞嚴經乃唐相房融筆授胡僧所譯者宋紹興間翰林居士向子誥初寮王安中及向吾蔣榮李懋劉岑吳說顏博文是觀道人共書之姓名具見於經卷之首又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天竺僧般刺密帝自廣出譯經回出示此硯驗之

乃灘哥石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按間如重厚若子因識于後以求其傳前諫正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房副書其後長樂林潤有詩紀實云開池曾記盧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訶子泉猶泐新種菩提葉又繁無柰像塔益州經卷好千年金縷未銷痕硯今不存

寺庫中舊藏觀音像一以銀為體手捧佛腦舍利聚其傍又有尊者鬚長可三尺色黃而柔西天衣內相一大如兩指所織之文顏色不變老僧云此屈洵國布也羅漢衣可潤三丈長五尺黃色黃內織諸梵相紫欄相亦具焉織以三額字畫端楷佛像莊嚴鑲鍍以金坐具體製如之碎支佛牙一長二寸廣一十亦有舍利棲焉又有銅釋迦像一尊高一丈羅漢一十六尊各高二尺鐵塔二座各高二丈二尺四面七層有千佛如來像南漢大寶

昆耶石佛 釋氏通鑑南齊二年鑄乃開元寺舊物也

時番禺昆耶精舍有扶南大石佛七十八人擡之方起此寺遇火近堂居三四人試捧之飄然而起像既



移矣屋亦焚矣每有神光遇有寇則  
 淚汗後廣州送出都安蔣州寺中  
 有盈尺圍如之中有諸佛羅漢像六百四十七題曰  
 開寶二年刻淳化七年畢王嘗為有力者持去寺僧  
 白之郡師曾治鳳索回乃以四句偈刻于龕云昔人  
 造此像願力如海深若有見聞者莫起貪嗔心識者  
 可鑒矣又有銅羅漢  
 十六劉氏時物也  
 楊緯陰官  
 太平廣記楊緯字文  
 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遂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  
 時昏然如醉欻然見緯乘馬徒從而來洵遽迎拜既  
 坐神色條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  
 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  
 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拜且言皆惟之將行二紫衣  
 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室何必就彼立祠洵忽寤  
 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眾悲駭因呼工  
 造像工伎素拙及像成與神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  
 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  
 緯生為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第教民正直孝子故

沒而為神考諸傳記  
 蓋木嘗有此陰官也  
 劉龔石識  
 初開國營構宮室得  
 石識有古篆一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  
 不骨蓋河不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  
 也云有真碑國歲在丑也鬼絲者最龔位歲在卯  
 姓也子有碑也越人以天家為海指皇朝國  
 二四白六兩至天雨德天小年國姓只百寶承有紹田  
 日國二天雨德天小年國姓只百寶承有紹田  
 中二天雨德天小年國姓只百寶承有紹田  
 口二天雨德天小年國姓只百寶承有紹田  
 公詩鰲相社  
 附石而生  
 海畔才如券  
 肉一塊肉之大  
 小蟲入則合之  
 詩僧居鰲山迷向  
 黃東通志



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贊歐陽  
 祐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司  
 獨知之始以為知制誥神宗繼  
 智高後復傳溪洞有警選可以  
 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  
 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  
 文饒及丙言傳中事神宗覽之  
 稱善後遷自荆南召為翰林學士  
 馬按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  
 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其皆得  
 蟻人家蟻少郊原蟻有亦者則  
 叔武廣南招安南方亦象潛荒  
 天公合而不央雨從橫亂山將  
 市戰鬪億億南柯雄嘗聞空山  
 常凶張舌流涎莫可解狂豕不  
 以智取即見蜚語傳太宰豕不  
 令雲房千里妾唐詩紀事房千  
 從龍

趙氏而來為余安西上京都調  
 中秋為會期趙極恨戀余乃村  
 海樹秋愁山遠莫教雙淚盡  
 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  
 若返臨印市畫舸朱軒萬里  
 至襄州逢渾侍御逢引農蕃楊  
 許到府邸遣人訪之則趙氏却  
 春風白馬紫絲韉正值蚕眠未  
 兩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  
 草長為報西遊戒離恨阮郎總  
 與千里俱賤端州李群玉留別  
 波君佩銀魚我觸羅經國才微  
 蹉跎應憐旅夢千重思共愴離  
 絃知客意分明吹出感恩多千  
 平原客鶴林王露韓侂胄嘗為  
 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  
 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  
 侂胄屏左右促膝問



曰聞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供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懣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循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乳媪跳酒俸仕廣州

家有乳媪善為小伎嬉戲俸家有小鬟福州人媪語曰離鄉既久還思鄉否曰非不念也恨無歸日耳媪曰吾與汝暫歸可否媪欣然願行乃於浴房施小篋共立其上戒髮緊閉目覺身飄飄行虛空中一餉頃見通衢市井人物並福地也遂造其家父母驚喜具酒相勞且曰何以至此媪使給之曰通判公幹泊舟岸下我竊與妳歸探親當急還又祝使勿送我恐他人知不便若欲訪我俟來春方可遂作別又穿市買土物數件復立篋上頃刻歸舍以物分遺家人素知有術更不究問他日抱嬰兒戲門前見有持福荔過前兒欲之不得媪曰我別有計乃取小盒子置几上髮發視之則滿合皆荔崔倅聞而駭異正欲窮問而笑曰此乃神術官人試觀之媪拉詣其家酒坊時坊用大釜煮酒恰正沸媪用力一潘成擊鳥州人潘成跳入中遂不見矣人皆異之

潘成擊鳥州人潘成

倘有鳥鵲及異物登几案剥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



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  
 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潘憶  
 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携挺奔逐鳥翔飛而去離  
 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為老  
 嫗又擊之嫗悲呼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  
 到江岸小山山下有茆蘆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  
 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  
 雅素俱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金十兩與客潘甚  
 喜忘其為異物也遂受而辭歸告其逆旅主人且  
 將同訪黎旦復徃一無所見蓋此嫗習幻術者云天  
 譴不仁夷堅志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十頃常年發糶  
 死其子貪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  
 糶兩斛迭用忽忙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  
 電澆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內底而斛加大焉  
 視之乃木屑績成也馮有怒怨辭迅雷震之眼凸口  
 裂腹脹如甕頃頃吐血繼以鬼責酷吏元辛巳年廣  
 木屑乃斛板也吐詠而斃

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夢更執文引從  
 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  
 捨而過對榻揭帳曰定矣夫婦麗而覺夫曰我必  
 死矣蓋我招安非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卒賀  
 州道人夷堅志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平  
 善飲酒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行城外十  
 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幸公同一  
 醉袖出一瓢取兩杯共酌顏亦嗜酒度各飲十四五  
 杯顧其瓢絕堪受升餘而終日傾不竭始異之起再  
 拜道人曰子真可教然子方居遷謫中當有以給朝  
 夕之費即又尋一編授顏閱之乃康圭峰長老宗密  
 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求為銀方法暇日試之  
 而信後居廣州每月旦望二七日必詣海山樓視漁  
 舟所過悉買魚蝦放諸海或至費數千朱丞相漢章  
 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殊不多何  
 以繼此曰吾嘗得一煨汞法今數為之道流有過者  
 我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乃以餘悉為放生之具此



外一錢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宿齋戒逮旦而往  
 顏索水銀拾兩置釜中取夾袋內紅粉末刀圭糝其  
 上以炭五兩燃之少焉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  
 是再三則四面施炭鼓鞴扇之俄青焰上騰曰可矣  
 鉗出擲下地俟冷而稱之得**信州老父**江湖紀聞廣  
 銀十兩無少耗焉朱丞相說**信州老父**人李春興成  
 淳乙丑登第授香山簿歸途如故亦未嘗遇一行人僕  
 無旅店至暮饑倦惟驛途如故亦未嘗遇一行人僕  
 亦疲不能前忽遇一老父問之曰嘗日旅店何右曰  
 不復有矣李曰然則將何宿老父曰且行耳遂同行  
 數步見茅舍一間四壁蕭然席地少坐李告饑渴未  
 幾老父捧飯及熟雞至李大喜過望但恠曰蕭條未  
 何所從來復言欲得床席老父又携木版鋪席其上  
 李睡至一更許而醒聞誦書聲乘月色遂起望屋後  
 火光密往窺之則大屋巍然四面窓榻皆整一人中  
 坐身長八九尺侍坐者約二百餘人皆人身而首則  
 奇恠不一李懼而返老父大笑李問教書何人老父  
 曰王安石也此輩將來分遣治世故遣王先生教之

使識字耳李益凜凜老父曰夜尚長且**詩句見知**  
 就寢早起則老父與茅舍皆不復見矣  
 詩話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學者師宋嘉定四  
 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廣帥楊長孺以其老  
 榜為監每心易之嘗拮據其簿書子信將辨衣而去  
 投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  
 因無樹繞窮猿何處擇林投明知着脚當來悞幾欲  
 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  
 孺得詩恨**啓語欺世**齊東野語胡絃字幼度帥廣傳  
 知之之晚**啓語欺世**其答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蒙  
 恩分闈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頃寬遂致傳聞不雅欲  
 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  
 採其一云茲分帥闈特辱長戩固知能作於文章然  
 亦須閑於法令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  
 除願與諸君而一洗絃嘗効朱**六祖籤**張東所好誦  
 子鬼域人也為此語以欺世耳**六祖籤**六祖籤以多  
 警句也相傳一庠士撰輯古今事文為之**千家詩**王  
 前五言四句後七言二句廣人極信之



石編千家詩選有五七言絕律廣有學究患其多乃  
取宋詩為主時復杜撰十數首皆假托唐宋名人以  
售亦有極可笑者村

**醫僧託生**

夷堅志宋景定年間  
人不悟競相傳誦

郊外小可室門書專醫婦人難產居數年莫有問者  
其師至寺怒其以僧而攻此必非戒行父之師子婦  
難產遍求醫士法官三四十輩連數十日不產師忽  
憶之急招至診脉曰所產生男欲便產耶欲三日後  
產耶師曰正欲便產何言三日後也僧曰便產子生  
母死母生子死三日後產子母俱全也師曰果耳當  
全其母子僧與丸藥即安如期果產男子師大喜厚  
賜之明日批銀牌住持光孝寺不願師強之居半年  
升座集眾辭曰今往某人家眾視之化矣其人亦  
當時大仕宦夢僧至云來自光孝寺覺則生子焉  
**商教子** 百川學海頃年客有話胡翼為國子先生日  
僂蕩其所齋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救死焉  
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

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之道者也乃取一秩書曰汝  
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然後可以進學矣  
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  
命之過甚悔痛自責莫可自新明知其已悟召之誨  
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  
聖賢之書次第而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  
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人  
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學之三年登上第而歸  
病 江湖紀聞宋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  
女也一坐婆曰令仰則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  
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散轉申上司時彭節  
齋為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曰陽在人之道曰男  
曰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為妖物所歷諸  
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  
額刺二形兩字决春二十枷令十日押下權鋒軍寨  
拘鎖月具存亡申如其  
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鯨化**

菽園雜記聞都御史朱  
公英云廣東海鯨變虎



近海處人多掘岸為坡候其生前二足緣坡而上則  
 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  
 壁幻內聖壁一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恠之然猶疑  
 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  
 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方滅世用病尋愈  
 亦無伯兒謫戍者母病到腸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  
 他願毋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病愈遂殺其三歲子  
 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  
 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戚倫理宜族兄來訪  
 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南海  
 歲抄國初周尚文林茂皆攻詩尚文讀書番山嘗  
 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  
 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  
 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携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  
 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魁兆尋  
 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之耶茂嘗詠松云大夫

真氣樂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姪娥如會意分  
 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誠也  
 山詩言道過南安而太守華亭張汝弼甫欲川曹參  
 禮蓋公故事欵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以受  
 教陳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  
 亟辦容與數目  
 愛蓮亭韻語  
 丙午維記濂溪為吾廣  
 耳張不能強  
 泉書院以祠之湖水浩蕩連白蓮池五仙觀洪武初  
 移觀於坡山上池  
 留池一泓環藥洲之傍植蓮建亭于洲上扁曰愛蓮  
 取濂溪所為說也其前為提學廳事歲久傾圮今提  
 學憲副林南澗先生粹夫始新書院更曰崇正填池  
 之半植禾其中以為經營之漸未暇成也前此一載  
 荷花猶盛開亭之基趾柱礎具在沮淤與仙湖通衢  
 隔截而禾則家密矣有無名子題韻語于楹上曰當  
 日紅渠蘸碧波董風時節一來過于今景色非前度  
 誰道元公又愛禾先生見之大笑而已亟命植蓮建



亭骨相不誣

孫嚴宋書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

伯攸之曰豈有一人俱有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不

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方為荆談命能讓

卸二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章二人無後至先叩李

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剛不及也

他日以扣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

北錄功籍衆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劉

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之號

士大夫者妬賢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

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膝惟進東

身固位之利是圖者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岳府君 丙丁雜記廣州城北城外有東岳府君廟每出

家男女混雜其間或止極詣信宿乃行者正德中吳

尚書以混雜其間或止極詣信宿乃遣人偏其門

或恐動以禍福不顧也喪車至止於門外猶瞻拜焉

父則又遣人折毀其四傍簷楹風雨日以頽毀而竟

亦無他禍福乃盡毀之按彭德志崔府君名珏字子

王唐貞元間為滄陽令後葬滄陽而載金元好問碑

云唐崔子王府君祠在在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

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

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劉尉內行不

備且有賊賊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當之

已而果然一孝子為虎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

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今按府君作

令時地兩相牴牾不同使或一得其實則祀典當如

卓茂止於密魯仲康止於中牟朱邑止於桐鄉召父

召母止於南陽雖使滄陽長子祀府君可也今天下

四方莫不有府君廟高門廣殿袞冕侍衛雖五方帝

之尊且雄無以尚之使其止於土木偶然斯可矣或

有物焉則將走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屨以當天

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

之壞久矣獻臣之毀之是也

金花普主

舊志靈應祠在廣州仙湖

蔡上

馬科



之西故老相傳神廣之金氏女也少為巫姿容極美時稱為金花小娘後沒于仙湖之水數日屍不壞且有異香里人陳觀見而異之借眾舉斂得香木如人形因刻像立祠祈嗣往往有應祠毀成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濂重建稱為金花普主惠福夫人張詡題詩王顏當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嘉靖初提學魏校毀其祠焚其像然廣人篤信于今立金花會

**宋運始**  
終廬山志陳搏言宋運一沐二杭三閩四廣言終於廣也又云逢厓則止至帝昺果終於厓山按宋史太祖長子燕懿王德昭生守度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英州團練使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其後為理宗皇帝理宗一二傳至廣王昺入廣

**宦官忠佞**  
傳宋史宦官而終是則宋運始終皆在廣也

**宦官忠佞**  
傳宋史宦官而終是則宋運始終皆在廣也

南海人事劉鋹歸朝累官景福殿使歷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人稱其賢舊志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景泰間進為內侍給後內庭不好用事數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厥命太監

守之至汪直尚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緝紳奪氣而銘贖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政不誅以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山是中外安之準為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殺成化末年太監新會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上好貨之心由是侍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辛階白身人得授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戚廩養凡高貲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脩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開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忠佞**散財致饒**勸善書陳弘泰廣州人徵假貸不同如此之財於人其人將鬻蝦蟹墓萬頭



以償弘泰惻然不取所負仍別與錢命悉放蝦蟇於江中後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取之封墳復振野記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益致富饒封墳復振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領一時有經其墓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得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神惡私心** 像南海百詠南漢主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為天慶觀東廡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偽少迎六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地黠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鏤歸朝封恩赦侯方信儒詩云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為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天慶觀今玄妙觀也人以銀僭偽時用物精多不

敢贖犯其像嘉靖初提學魏校毀銷為鏡以歸其後喪二子無嗣云又新會周必誠言丁積作縣時毀城上淫祠斫祠中香樹以為帶其夕**鬼喜演戲**丙丁雜夢神責之蓋私心為神所惡如此

南濠楊宅成化末有鬼來自清流縣任所與其家人狎漸見形自稱六合宛然人也其後屢演戲以娛之即告辭更無踪跡正德末東莞橫坑鍾家忽有鬼狎其婢曰每飯必供我否則遭穢厨人弗信飯釜蓋密比熟挈視之穢與米混莫知所從來於是淨掃一室設案每食先供之乃免其家盡呼為阿公怒即挾人兩手于門縫中莫能挾脫哀呼跪請始如故久之謂曰行矣盍演戲以餞我如其言不肯去曰戲有數出不如法此乃拙戲子也盍更演之於是旁來善騎龍演者再餞乃曰此戲善矣吾將去遂不復見

**廟** 丙丁雜記成丁末郡庠生李諫字宗直家于庠之廟西街時見美人來與交歡捫其乳小且多諫問何以有此曰陽氣盛則乳自多爾已而到慶隨之若夢魘身冷則交時也同舍生關文舉者常呼之或醒或



不醒乃畫八卦懸其坐卧處美人乃不來久之復至  
 笑謂曰尔何薄情以卦嚇我耶漸能作詩相與倡和  
 凡五年乃絕蓋豕精也物畜尚能作恠如此其後文  
 舉歲貢北上過江有魚跳入舟中烹而食之腹痛暴  
 卒計未至家諫幕過仙湖街騎龍廟見文舉燈下相  
 與慰問講話如平生忽曰某已於某月日因暴病死  
 矣併告以食魚之故諫大驚鬼即不見閱月而友人  
 以計報一如鬼言○續志嘉靖初增城縣衙西黃典  
 史所居嘗有物作祟或擲石於屋梁之上或竊冠帶  
 梳櫛之物以逃幾年乃息丙辰廣城南高第街有  
 鬼降一閩商家拋擲瓦石其家延道士作醮禳之忽  
 石擊破黃冠次日擲符焚其床帳掘地得紙繚穿錢  
 七文乃其家適所用也久之遁去丁巳廣州海珠對  
 岸河南何家有鬼能人言自稱女子或有見其形者  
 久之亦滅**老猴怪**南海續志嘉靖丁巳二月有牡猴逃自  
 亦滅**老猴怪**一官家頸猶帶鐵鎖索衣舞衫跟蹤城  
 闕上人爭擲之乃入人園樹已而食豕取血輒死人  
 呼為飛虎或曰黑背其實猴所為也尋又變形侵婦

女鳴鑼逐之遂隱去至州城北背底水村隣火從江  
 旁起入人家即變人形自稱秀才婦女被其亂者痛  
 徹腸胃面腫吐黃水中有猴毛輒死於是人見火至  
 以青竹稍擊之或變為烏或散作火遂往他家火日  
 漸多凡廣州屬縣無不徧到晝夜人鳴鑼鼓環守婦  
 女乃獲保全已而分往嶺之東西僻鄉窮閭無一不  
 被其害婦女死者數百人自古**徐丞墓火**李承箕順  
 所無之變也獨廣城內僅免徐丞墓火德志曰徐  
 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為人巧儉善造詞牒僚吏畏之  
 每風雷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應天  
 之怒世俗稽考里胥謂之點卯勤無定期忽早忽晚  
 失一卯富民則痛杖之民間有奇貨者皆陰註一簿  
 百端必致之夜納菜筐中入復發一以自誇示於  
 人其堅偽欺負多此類蘇人傳勤既死葬有年矣其  
 子存仁惑于風水家改葬之日火焜焜從地中**馮尹**  
 起執事者多燎其鬚髮其召異也信有由哉

**宅雷**番禺續志嘉靖戊午七月雷入鄉宦知縣馮繼  
 科宅蠓牆上正書其姓左書其名三字分明字



外一無所損○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新寧雷鳴二日  
 巳亥冬十月丙子東莞雷震壬寅冬十二月新寧大  
 雨迅**雨雹如斗**續志嘉靖甲申正月廣州雨雹順德  
 雷**雨雹如斗**尤甚大如卵殺鳥雀破屋乙酉新會  
 兩雹丙申立春日新寧兩雹二月順德桂洲容奇二  
 堡風雨暴作兩雹大如斗或如蘿墮于水中沉復浮  
 上破屋殺畜是歲大饑盜作丁巳春二月新會古勞  
 都大雨雹形如磚石傷人畜壞廬舍連州兩雹大如  
 雞**井水變赤**續志嘉靖癸丑三月水縣胥江華山金沙  
 子不可食者三日復舊九**雨血**續志嘉靖癸未秋新寧  
 月強賊流劫殺人甚衆**雨血**續志嘉靖丙戌順德縣龍津  
 城西烈日雨血**犬禍**續志嘉靖丙戌順德縣龍津  
 不成點其形如縷**犬禍**民王伯先牝犬生四蛇併犬  
 殺之犬腹內復有一**豕恠**續志嘉靖戊子三月增城  
 蛇又殺之亦犬禍也**豕恠**縣湯氏嫗家有母豕育一  
 稚豕身豕頭**趙陀珊瑚**西陽雜俎珊瑚漢積草池中  
 面手足皆人**趙陀珊瑚**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

獻號為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常宗園帖**海  
 百詠廣慶寺在清遠岐山中唐肅宗帥南海時以俸  
 鈔買菜園親帖在方信孺詩韋即故地又蕭條只有  
 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河南讖**李仲僕義命錄倫  
 首地王環無處覓嬌嬈**河南讖**文敘南海人廣州  
 城南隔江有地名河南古相傳讖云河南人見面廣  
 州狀元現已未歲水洶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  
 而文敘魁天下非也其長子以諒云是年不亢旱水  
 曷嘗涸哉聞諸館閣當時擢豐熙劉龍孫緒為首甲  
 文敘首二甲緒京師人踪跡不明遂兩易其處又喧  
 傳熙跋大學士劉健使人往禮部告云躬來點舉人  
 名比至見其頭鉅貌偉潔白疑重**劉王疑冢**雙槐歲  
 遂擢居熙上健河南洛陽人也**劉王疑冢**抄南漢  
 劉隱替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握  
 今比郭外有之弘治壬子予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携  
 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  
 借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潤若饒磁然詢



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藏處寔大墓城隍藏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城隍藏板續志嘉靖戊午十一月廣州城隍廟後五丈有大其榕樹頽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餘有穴道士扣之其聲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發之得抄木板數十片皆兩兩對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蓋唐宋以來完繕樓

**陸賈素馨** 丹鉛錄陸賈南中行紀云南槽板幹也

女子以絲絲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裏採秋芳穿花賈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夔實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按南方草木狀有陸賈南越行紀非南中也金馬碧雞佳風流可謂枉屈

**神女石** 西樵志神女石一名望夫石在碧雲峰南高三十餘仞絕肖人形作望遠狀居民晨出者常見緋衣女子徘徊石下正德中一日晴空無雲暴雷擊石墮其巔

幾二尺餘其

**天池丹蟾** 西樵志山南有寶林洞其前怪始厥跡云

雲冉冉建池中每雨後氣成五色弘治中有外國人望氣而至謂土人曰與吾涸池酬錢五萬許之比涸獲一物狀類蟾而小色如流丹今

**石泉邪魅** 西樵志池北有井曰寶井蓋志異跡云

公建書院于石泉洞萬曆乙亥東莞祁衍魯僦居焉夜間每聞屐聲怪而叱之是夕覆釜委饌于階下一日甫昏衍魯見黑首出東廂牖間大如車輪呼僕夫視之僕夫震恐昏絕亡何有友遇宿衍魯道其事友人曰伯有之祀子產不廢盍祭之言未既屐聲

**海魚** 西樵志嘉靖丙寅順德有海鱈失水人爭斫之

**雷異** 西樵山剗肉數船眼徑三尺頰骨高並照垣

祈雨輒應近壇處雷常起萬曆辛巳順德黎大章讀書山中一日宴集忽值暴雷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有火毬大如盃飛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雷一震輒一毬起如是者七八賓朋多伏障後不敢仰視又有



山民外出遇雨四顧無人輒裸而行值雷起聞空中  
 語曰何無禮也杖之昏而仆地歸視其股杖跡宛然  
 兩血如彈丸遍野皆然腥穢不可聞兩血狀兩豆  
 兩豆無皮旱災穀價騰湧斗粟錢二百斤脂五十一鴨子  
 而色黃南海甚于他水災稼毀民居不可勝紀南海尤  
 甚水壅而死者十有深三尺者兩院奏去其稅壓淺者  
 免徭二年然亦不能盡復故業丁酉五月復大水民  
 終歲無粒收甚于丙戌而覈水災人妖萬曆壬辰南  
 首兩日着胸間乙未順德民生苦之妖海民產子無  
 女暴長甫月重五六斤民家豕自外歸  
 皮爪光潔如屠剥然家人驚駭出視之見南海名畫  
 其皮爪蛻于堤上觀者填門殺豕乃已  
 材良字以善書海人少聰穎以貨為藩司奏差能作  
 翎毛有巧思人始末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多人畫

良從旁疵謫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  
 臨寫驚以為神自此騰譽縉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  
 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  
 自心得遂成一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  
 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數之獨畏宗曰顏老天真不  
 可及也晚復為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  
 後拜工部營繕所丞黃綠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  
 衛鎮撫良善誄詠已而雷士夫膏馥為詩始頗有可  
 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  
 成詩百篇因結為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  
 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草陳瑞以驢  
 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焉  
 子雙槐歲抄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  
 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  
 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携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  
 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  
 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  
 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遣以飲



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殞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歛襯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梅應奎

**陳昭遇醫術**

著徙家開封宋初為醫官歷

光祿寺丞太宗命昭遇與王懷隱等編類經驗方成

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二十卷上之

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

病對證多盤古氏墓述異記在南海蠻嶼中亘三百

奇驗云盤古氏墓餘步相傳云後人追葬盤古之

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兩廣

峒蠻多姓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兩廣

詔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

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

趾於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

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穴

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千百為群至居風縣帥不降並

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按援南征自廣州入龍編此

疏漢書聞詩罷宴熊子濬詩話昔新會有黎林坡先

不載生遇赦還家名廣不與其兄盛席邀先生侑觴之妓

皆絕色也先生聞之遺以詩而不赴詩云錦瑟銀箏

白至厄賞音元自有鐘磬可憐孤鳳長城外叫一根

斷南雲總不知其死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社異物志廣州一根社出鸚鵡五色曾見千步香

記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十步也今海隅有

千步草是其種也葉是杜若而紅碧雜貢籍曰南郡



詳問何物曰酒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羅浮

扛去阮哀祈得番其半廣人至今傳為談隼

**鎮寶** 羅浮有鎮山銅龍六銅魚一物雖似銅鑄細

魚空洞其中而無孔堅若窰窰輕若木葉

實神物也藏于觀中嘉靖戊午文移取去

**西樵三臺** 曰聚仙曰見日曰超然名賢多觴詠于此三臺東西

南北五十步內並禁鋤植今見日超然頑民侵以廣

茶園士林惋惜超然**黑鯤** 王子年拾遺記黑河北極

亦名卓爾見舊通志**黑鯤** 也其水濃黑不流土雲生

焉有黑鯤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或宕而失所

死於南海之濱肉骨皆消唯膽如石上仙藥也

**樹中** 人順德民有人德慶深山採木見古樹上有氣縷縷

若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

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烹

而食焉食已覺熱群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

**韶州府** **曹溪** 唐李舟能大師傳五祖弘忍告之曰

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

為法信一夕南逝恐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

道尚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來食不

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

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

言雞足峰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

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

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

祖一神秀在北楊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

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

為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



繼存

能大師傳衣法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峰咸  
 亨中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峰山寶林寺  
 左時人呼為雙峰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大  
 師自開元天寶大曆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為雙峰和  
 尚羅洲王韶之始興記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  
 洲樓下洲上果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柳前踈雖即城  
 隍趣同丘壑按君章名含襄陽人居不在始興姑記  
 於峽山犧尊舊志有秦時犧尊制作奇古宋宣和間  
 此峽山犧尊有以勢取舟出峽遭風濤懼甚乃還之  
 廟中今上桂源詩刻桂源山多茵桂梁始興太守范  
 矣廟亦廢桂源詩刻雲詠桂詩南中有八樹繁華無  
 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傳書張九齡少年時  
 期舊有石刻置侯司空廟中傳書張九齡少年時  
 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以以書繫足上依所  
 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乘春燕本事詩飛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  
 精識深謂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

大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句微聊乘春亦  
 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司馬失諱曲江集常  
 然亦終退斥林甫作人類故爾司馬失諱府君墓誌  
 曰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  
 伯傳楚相漢繼世賢能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  
 津仕隋至內史侍郎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  
 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現太子詹事武陽  
 侯能承休載揚厥門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  
 業無忝而大位不克當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  
 之不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是以長人文敏足以敷  
 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  
 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  
 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  
 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陌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  
 是授泉州司戶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  
 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  
 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

紹堯



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實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叅佐

悲夫考新唐書世系靈鷲留題水經注瀧水又南歷表父祖在亦失其諱

驚寺凡山居以惟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

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郭之對者七

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

地入然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聳立憑樓

遠望武殷婚夢前定錄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

亦願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

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

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

因謂殷曰子之祿與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

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

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

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

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

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

未踰年而帝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即同郡

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

既二年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

賂以求其婚鄭之毋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

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

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恙將斷髮為尼者

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

其夕夢一女子鳴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

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

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

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

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

數日思向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

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

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

謫官韶陽郡守帝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



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府志翁源邵謁書堂縣東七十

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耳此後人立

祠祀之鄉人呼謂為邵一天祐間補大學生卒于學

一日縣人禱旱忽神降附小巫曰某乃邵一秀才也

父老異之因曰秀才平日能詩今欲求一詩可乎巫

不識字應口成詩云翁山山下少年即憶得當周君

年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處隔江猶見舊書堂

碑跋歐文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

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

征其門人表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

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

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滇水桂陽人便

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

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

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

武水流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

而桂陽真水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

水湍浚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樂昌龍即此水也碑

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

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南豐集熙寧八年

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求曰按



原大喜置之閣古堂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  
 作庭辛卯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  
 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  
 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  
 天子萬年未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  
 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  
 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  
 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校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  
 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  
 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  
 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白玉  
 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白玉  
 甲萬花谷進士牛益夢至天第吏曰此羣王宮也見  
 石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  
 仙籍其次皆姓字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乃呂夷簡李  
 迪余靖而已有故人呂臻掌此宮益問今世卿相亦  
 皆仙乎曰契丹語貢父詩話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  
 十中七人契丹語親能胡語詩虜王曰卿能道我

鄉飲晴舉曰夜筵設邈後盛也臣并洗受賜兩朝厥  
 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佑聖  
 壽鐵擺高高俱可忒無極契丹主大笑遂為嚼觴漢  
 史有繁木白狼詩詳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  
 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渾繫行人  
 而不往沆應聲口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  
 虜有禮不使纖微譚昉四六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  
 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陰競  
 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  
 書曰倘處春深好詩以絳俞似絕句容齋隨筆英州  
 車二字為韻往來幾百篇俞似絕句之北三十里有  
 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  
 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  
 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  
 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  
 遣鞦韆飽一呼將軍誰志威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  
 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問林泉高



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取東南到慶山蓋似所作也今按金山寺在靈洲不屬英德斃虎

韶州新志正德八年冬英德大陂都民張弘政家婦斃水為虎所噬其夫與翁泣告于神執利器追逐刺

傷虎吻次日虎自奔入婦宅咆哮而死嘉靖十九年多皇岡虎屢傷人府檄獵者捕之獲一小虎害仍未

息知府符錫奮率壯夫親搗凍魚新志嘉靖十一年

虎穴虎咆哮躍出中劍立斃凍魚多大雪冰厚一尺

山木河魚電如鷄卵新志嘉靖三十五年春正月仁

凍死幾盡電如鷄卵化大兩雷大如鷄卵英德同日

大者兩如赤珠新志嘉靖三十五年夏仁化縣東

如拳北隅八十里天兩赤兩色如赤珠水

旱新志嘉靖五年早知府唐昇奏減民租賦之半十

四年三月霪雨水冲地乳源城樓數十間五月復

大水壞民田廬不可勝計十五年夏大旱米價騰湧

三十五年春府城東南大水沿江居民田廬多所决

壞民浚死者亦多韶城為水所壞城下民舍多蕩去

夏仁化縣大水平地湧至數丈漲入城壞民田廬不

可勝計災異新志嘉靖九年英德樂昌翁源乳源蝗饑

隅民蔡臣忽地裂廣四五尺袤數丈投之以緹深不

可測同日去蔡氏數十家為方氏後園湧土成高阜

俄陷為深坑以火下燭攻城焚車新志正德十三年

之氣衝上滅火不可照二月高快馬等又

-5 162 35 895" data-label="Text">

作大車載五十餘人攻打乳源城城上以藥弩射之

走及雲門寺為樂昌民丘龔鎮和所敗是年副渡河

使王公督官軍征勦擒賊首十數餘黨悉平

避賊新志嘉靖二十一年大小羅山賊竊發流劫城

-15 162 25 895" data-label="Text">

平久民不為備男女老幼走渡河倉卒溺死者浮屍

-55 162 15 895" data-label="Text">

塞江自是日出沒跳梁嶺南繹騷丁巳督府命師討

-95 162 115 895" data-label="Text">

之師始出遇賊清遠映敗之斬其魁餘走歸其巢露

-135 162 155 895" data-label="Text">

布至韶知破竹勢成賊滅無日矣○英德正德間猺

-175 162 195 895" data-label="Text">

賊猖獗兵憲王公大用討平之猺人自是就撫保生

-215 162 235 895" data-label="Text">

業嘉靖癸丑羅山賊竊發剽掠至邑之羅家渡謀攻



縣城賴四山嶺人各守險隘蛇異萬曆十八年夏初不為向導城卒得以保全云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 南雄府

#### 梅嶺

越絕書姑末今大末于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

在丹陽鄉更姓梅梅里是也史記索隱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相傳將軍梅鎬居臺嶺因呼梅嶺云又銷故宅在峯嶺山下去梅嶺三百里正義曰據地志云梅嶺在乾化縣東北二十八里即唐張九齡開鑿大庾之路今猶謂之梅嶺九齡詩常蓄名山意茲為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日落青巖際溪行綠蔭邊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數曲迷幽嶂連圻觸暗泉林深風緒結遙夜客情懸非梗胡能泛無膏亦自煎漣溪水經注連溪山即大矣故曰東嶠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漣溪漣水南流注于東溪謂之漣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也

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

縣東南邪階山水有別源

屬祖源雙注合為一川水

天子所未聞也邪溪水又

其名下周時為廣東叅

#### 何公廟

一統志在府城東三十里

立祠宋熙寧間贈侍御

軍往征南海死于賊鄉人

縣東一百里地名黃團

#### 梁侯祠

宋嘉定中洞

犯境摧鋒將梁滿戰死

提刑廖德明謂其忠

#### 惠明

追六祖

勇可尚立祠祀之

衣鉢即夜走南奔

嶺外有明上座奔至即

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

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

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乃來

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

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

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

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

體流汗泣

良求狀頭高錯庭譴之次

#### 公主薦解頭

唐披言載裴思謙從仇

禮而去

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

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為裴思謙書中與求巍



欲畧見之思謙曰卑也 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改  
 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 文章音律為岐王所重時公  
 主已薦張九臯為解 王令維衣錦繡齋琵琶同詣  
 主第諸伶旅進維妙 都美主顧問王荅曰知音者  
 也今獨奏新曲主詢 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  
 生詞學無出其右維 詩卷十驚口皆我所習常謂  
 古人佳作乃子之為 因今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  
 至第遣官婢傳教維 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  
 耶甚矣雖得一名何 為 曲江園 曲江集酬王履震  
 重紀載以為盛事何 之句曰樂因南澗藻憂豈北  
 生惟海縣素業守郊 也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  
 堂萱是時太天八猶 居焉荆州卧病有懷 地有出處各有在何者為陸  
 沉之句曰世路有夷 孟門林嶇嶇懼林甫之害也  
 曰雲間目孤秀山下 清深蘿鳥自為幄風泉何必  
 琴懷隱居之樂忘其 險矣與弟遊家園有定省榮  
 君賜來歸是晝遊之 也曰積善家方慶恩深國未  
 則是九臯輩得請之 也林亭寓言有因依自命

非是隔陽和疑化自荆歸休之日蓋 南雄 類聚黃  
 家園實在今始興縣故南雄志載之 南雄 晉直謝  
 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廬陵政事無 牛心是  
 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珍  
 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官錦  
 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蓋滑繭羞  
 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枕柳葉風溪水碧十里鷺毛意  
 不輕瘴衣腥膩比歸客若侯謙光不自供胡不贈世  
 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  
 鈎學楷法世今兒子僧家鷄雖然嘉惠敢虛辱煮泥  
 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樽  
 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不謝風煙已無商頌倚那手  
 請讀南華 張子韶祭文 春齋隨筆先公自嶺外徙宜  
 內外篇 張子韶祭文 春致於保昌道出南安猶未  
 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主來致祭其文但云維其年  
 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  
 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 文丞相絕句 文山集予  
 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二日離五羊五月四日出梅嶺至南安軍鑰置舟中

予不食擬至廬陵得暝目庶幾首丘之義云短日行

梅嶺天門鬱嵯峨江西徐浩書書史唐彭王傳徐浩

萬里船歸期無奈何徐浩書書贈張九齡司徒誥

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

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

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飭終未允於人

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

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

覺合於著蔡求懷賢相可謂大臣東帛所加樵蘇必

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

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

枯木賦是粉蠟紙榻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震鈞

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震鈞二字則皆以為真矣在

承議郎壽春魏綸楊氏譜元文類楊氏譜本蜀唐祭

處余於潤州見之酒派兩淮運副有文正統

初所重修宗人東里公有序有文一第在太學一子

為弟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撰衡州府君墓碑猶存

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為存虞公一帖于此見前輩

雖數字一簡關繫亦甚大可以示法後人也詩書門

戶真情相問兩語是已集記事奉復子牧孝廉賢表

姪前年別後正以不得一信常在懷抱敬仲來知克

襄大事而又有季父之感何慶門之連有變故如此

出蜀萬里詩書門戶之托不輕竊惟節哀自強以副

故人親友之望君懷令叔遠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

姓喪女喪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粗安耳此

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

老懷也地遠無由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

拜生佛府志正德十五年天菑旱民饑斗米百錢

惠州府

驪珠

府志郡城南十五里有筆架山三峯

大小尖峰聳掛山榜外面郡岸小尖峰聳天馬山外

面歸邑岸歲大比清夜有珠如斗下上峯間瑩然光

彩相傳謂之驪光視其寡以占舉子之名數又傳

羅縣浮碇岡與獅峯相應獅峰下有龍潭藏有驪龍



每大比則吐珠珠一出則一應或至六七皆不爽又  
 云黃甲峰在象山之右旁峯俱伏獨此峰尖出大比  
 則又驪光人以之占科第河源縣志云驪珠當科舉  
 年先於五六七月間有光見于桂山或梧桐山望之  
 如驪珠然大者如梅花夢一統志隋開皇中趙師雄  
 醉醒間於松林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  
 師雄時已昏黑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  
 襲人因叩酒肆門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  
 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  
 在梅花樹下有翠羽啾啾平雲碑唐武后時遣使  
 相顧月落參橫但有惆悵而已  
 迷路使者禱于山神是夕群象踏山遲明路霍仙  
 開建平雲閣學士張鷟立碑紀其事今不存  
 石記秦霍龍川人始皇時避亂卜隱太乙山巖遇  
 真人授以金液還生丹後遇瘴濟人名傳于世後人  
 名此山羅浮店續文粹錄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與  
 曰霍山羅浮店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嘗

神來邀適有疾不往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  
 堂前有人聲乃一老叟眉髮皓然在東床上青童執  
 香爐於後紳知其異人也出拜之老父曰我唐若山  
 也亦聞吾名乎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會羅  
 浮山將往焉遇華山龍闈散兩滿空吾服藥者不欲  
 今害服故憇此耳子非李紳乎曰某不名紳老父曰  
 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乎紳曰平生  
 之願也老父喜頃風雨霽袖抽出一簡若笏拽之長  
 丈餘闊數尺緣卷底拘宛若舟形令紳居其中成勿  
 偷視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遠巡舟止已在一山  
 前樓殿參差萬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  
 十餘人迎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紳曰異哉  
 子能隨我乎紳曰恐在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  
 群士已知曰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美名崇官外皆  
 得之紳復遍拜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  
 風濤之上頃之墜地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  
 北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自是改碧霞丹志真  
 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



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于李希烈上遣促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於長樂坡公謂諸姻族曰吾早典郡於江南曾與道士陶八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謂我七十七有厄如有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汴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害於近郊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偃師比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忽見兩道人樹下圍碁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奉寄一書達吾家也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即瑩庄也守冢老蒼頭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于室子孫選吉日發冢開棺即已空矣於是子金玉象傳物志李終南自孫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跡

金玉象 傳物志李終南自德裕好服餌終南曰相公好服丹砂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如拳許大曰可求瑩者致象鼻下象服後復吐出方可餌此乃純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已奉借惟忠孝是念毋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

與玉為偶德裕如其言果不謬服之顏色愈少鬚鬢如漆迺求采妹凡御數百人其後南遷鬼門關逢終南怒索二象曰不記吾言固當如此德裕免首不予至疆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

李博士詩 唐詩紀事李彙征客遊朱厓飲恨而卒

或指韋氏莊居韋氏必屢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畧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論數十家之作次第至李涉詩主人酷稱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韋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為趙兩遊秦十月水霜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為趙兩遊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向前北遊半是身弱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姦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上象簡此詩因而跲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

雜上三二 七首



特新

薦戴若愚心中載焉遂隱羅浮經于一紀李既云亡  
 不復再遊秦楚追懷今昔或潛然持觴而酌反袂而  
 歌云春兩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  
 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于雲  
 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云於帝叟之居觀李博士之手  
 翰按思明老而不仕新志乃以為帝叟之居觀李博  
 士也見記  
**唐新宮銘** 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  
 纂淵海  
 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孟山  
 玄卿坡自註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  
 轍輾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昔乘魚車今  
 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路輪因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  
 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  
 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其詞三十八句不間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  
 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  
 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

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  
 良常西漢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幟瑞霧樓橫祥電  
 鏤檀竦奈碧瓦鱗差瑶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電  
 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運玉泉矩折靈飈返集  
 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使闕百神守衛諸真班列  
 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  
 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蔭間發大籟徐風簫冷徹  
 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  
 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百三十一  
 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做其體然終  
 不近 **紫虛先生** 韓涑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  
 也 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涑答曰子志  
 誠可尚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  
 復遇涑於閭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既而果  
 然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術史自青州致書來覽  
 之乃涑筆也即酣飲累日不歸政索告身大書一詩  
 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

七百七



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觀音堂婦沙觀音  
 武夷上昇增城人稱為紫虛先生寓目有一女徒步而來  
 堂尼媪借婦輩登飛雲頂上木夾道信步而行絕處  
 離伴稍遠忽見堂堂大路花石所作如都虛見仙蘇  
 見懸崖萬丈跨一小橋非木不見前迹如都虛見仙蘇  
 鐵狀險不敢渡回首招伴不見前迹如都虛見仙蘇  
 雜書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遊長壽觀中路見道室  
 十數間有道士掘檻坐見吏不起大怒使人詰之至  
 則人室皆無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以此等異境  
 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  
 凡道士見已不起亦何足怒也周妻疑鬼江州周提  
 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有緣也周乃謀藏其妾他  
 幹妻募人殺其妾所募者密告之周亦揚為失  
 所以大血汗其衣給妻為已殺妻信之周亦揚為失  
 妾無可奈何而已妻後感疾常夢其妾則疾愈甚或  
 精神驚悸如見其妾在左右如是八年禱神問藥  
 皆莫能効遂告周以殺妾之由欲作福為拔使之超  
 生周曰是病中憊矣夕告故喚妾以歸妻大驚異

其疾脫然而愈時羅浮花谷破在惠州自造酒  
 咸淳癸酉年也錄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

東坡謔文字何孟春餘冬序有欲殺之者而公節氣益  
 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心也仇池筆記云余謫

南海時一日因醉吐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  
 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木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頃南

溟夫人亦造焉出素鮫絹今余題詩乃賦之曰天地  
 雖虛潤溟海為最聖化事位尊河翁年祝融

為異號恍惚聚散無常皇樓形光風雨快靈旗  
 搖紅霧赤虬吐瀉瀉洲家

明月珠可償逐客前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利旁一窟簪水殿前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祝融字和玉端下大怒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八年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持一幅紙上題云詔茶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草將萌爰出上牛以成農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塗成毀頌史之間誰為公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黃真通志卷之二十一  
 廣利王蘇軾不避心諱



有怨者傍一吏曰不妨此其  
 其不平者也區區如媚上  
 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  
 非坡文當時有為坡不平  
 秀跋東坡書歸去來辭東  
 在蜀惟巢元脩在吳則曾  
 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  
 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  
 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  
 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  
 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  
 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上  
 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  
 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  
 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  
 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  
 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  
 說詎不信然因戲書于後  
 以發千古一笑

龍鬪鍾

府志宋正和間水福寺鍾  
 復回寺邑人皆見之一夕  
 年夏旱江水落理在水中  
 以百牛挽之不動乃已  
 下有朱字云李公後身耶  
 震之疑此女子懼月公後  
 六月藍詩介成  
 也深帶酒不歸去老却碧  
 志行天下取事蹟生員古  
 巖壁上有人李貴奇聞知  
 既而邑人李貴奇聞知亦  
 於巖壁間見詩云八表煙  
 生涯因與二生所見之句  
 容齋稱妙容齋隨筆東坡  
 雲確水自春松門風為關  
 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  
 禪寺不逢一僧故其詩云

雷擊娼

可談惠州一娼女

雜上四

彥俊



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  
 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管在一食食已寧復事  
 容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鼓吹後  
 在儋耳作觀其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履二  
 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  
 語之妙一西湖長府志豐湖在州之西百餘步廣袤  
 至於此西豐癸亥太守林侯俛所為序云湖之潤溉田  
 集宋元豐癸亥太守林侯俛所為序云湖之潤溉田  
 數百頃葦藕蒲魚之利歲數萬官不知禁民之取於  
 湖者眾其施豐矣是以謂之豐湖則豐湖之名舊矣  
 又按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  
 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揚誠齋詩云十里董  
 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揚誠齋詩云三處  
 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  
 到羅浮便得休則謂之西湖亦有可據舊說謂豐湖  
 本名鰐湖非也蓋求福寺前謂之鰐湖也乃指南錄山  
 鰐魚所潛之地非豐湖通謂之鰐湖也

指南錄山

集此冊為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一  
 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零丁洋諸詩及後錄  
 本在惠州合隸為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敘號存  
 而詩已不完侍郎弟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世一聯  
 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為人即吾死無憾矣况篇文  
 慨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十日文山履善甫書文  
**壁降元**府志文壁號文溪天祥之弟也守惠州以城  
 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塋骨知無地  
 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後有客以詩  
 謁之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第也藍玉黨禍  
 難可惜梅花異南北一枝向吸  
 府志國朝洪武間何榮何時  
 長于惠榮字耀先襲封東莞伯  
 暴橫謀反榮嘗為其部將二十  
 奏王嘗遣親信召榮晨夜會私第  
 奴伏甲為變命群臣訊狀於是伏誅  
 三子有學行為士夫所推重嘗即豐湖之濱為書



日講其中方孝孺稱其博雅官至鎮南衛指揮僉事  
 宏字彥先真第六子風度凝俊好學能文高皇帝  
 召見與語悅之授尚寶丞洪武二十三年陞少卿與  
 貴皆死于黨禍孫後經肆青僅有存者或曰洪武  
 十七年舉人何仲老翁生子日與一老舉人年六十  
 賢亦其昆弟也  
 九為隣其妻三十歲生子為具數公公欣然而往酒  
 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碩尊已及  
 古稀羅漢降生禧于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為  
 年巴子次年果生一子名本正長性敏襲職既娶生一  
 子數月本正即邁疾卒是日鄉人或遇本正乘白馬  
 於途如平昔至地名張坊適邑人生員藍碧赴縣與  
 本正駐馬道旁歎曲相叙本正袖出書一封再拜曰  
 願為告老親從携寡婦孤兒藍曰君何往乃有此囑  
 曰歸霍山監口霍山咫尺路也張曰君至余家開緘  
 自悉之矣遂公袂藍到縣詢知本正其日五更死矣  
 驚恠之夜馳至其家尚未歛以書告其父閱之果

王手筆皆丁寧永訣之詞有詩一絕云離却山門七  
 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兩風急空染塵埃  
 亦異矣  
 花江水流又昨夜江門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五  
 羊城消息斷君去東吳幾日還又四百峯頭白鶴  
 知老夫八月有幽期爾家正在羅浮下莫向東風怨  
 別離又長鬣遺我一叢出鐵橋流水非人間我今決  
 策山中去踏斷黃廷新  
 鐵橋無路還黃廷新  
 亦粗知書義家故貧業屠以自汗口不言技術時或  
 露其一二不能終隱也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  
 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其圍令為忌歲予十二金  
 欲其待用如江尉故事辭曰吾無術焉却之練廷爵  
 侍門下祭旗旗不開反告之廷新亦曰衣麻婦午  
 過予之門且大喊者三祭則旗開矣廷新曰衣麻婦  
 然練事之不度竟不得其傳後亦竊其槓桑善談兵  
 事陳秀錦者祝令之隸也善事官令多小心事廷新



遂盡傳其秘祝去推官王熿署縣捕陳下獄陳不踰垣而風逸王得其故併執廷新廷新曰是日不利見大人取二竹葉一挿於鬢一授其子挿之父子坐于肆人過其旁無所見也越數日曰今日利見出門懷龍眼三毬露臺下官亦無所見迨吉時擲龍眼于前官乃見之廷新云當一百二十日可獲王驅之就道不得已諭其子曰未及期吾不往汝姑往以燈草七燃于七炭之上不焦曰汝第往可無禍時陳適于河源子果無所獲廷新如期往獲之歸于官適一百二十日羅時雍欲為傳其法置酒邀之以孟覆盤飧請覆射廷新遍指其為肉某為魚一一奇中隣居道人設醮歸廷新遇其鄉人徃候之以竹葉潛挿道人門道入方晝寢鄉人排其門而入惟見百雀飛出帳中而不見道人曰黃先生誑我少頃去竹葉見道人頰然於床篲之上一日偶呼其子曰吾婿丘死矣汝往訊之子云丘無恙昨之夕觀戲劇于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氏死所也無不驗者其性剛落魄不檢不輕授法於人或呼為黃先生則俯首不應曰吾

于也自藏用竟不及郭脩翰府志脩翰吉之承於禍嘉靖初死年幾七十郭脩翰豐人父益懋永豐諸生僑寓興寧生脩翰母命為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眾咻之毋盲廢自謂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諸書賣卜于市得數錢供毋星學名一時惠陽人問壽曰子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怒反詰之曰吾粽入于釜矣越明日而疾作諸公常令乘傳入見張督府岳以司馬入召征途過程鄉召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張聞之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王公曰方伯例必列銜中丞撫一重鎮何謂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之薦于丘大叅民範乃言其旬日必及禍藩臬諸公聞之譁然候屬續期丘怒欲罪之以出陸門下姑遣人守之使不得逸去如不驗當箠死至期丘果蓋棺貳守莫同自惜不及第恒俯首於人脩翰言一歲久召再歲按察提刑若持左券然庚戌六月脩翰病矣鄉士夫羅俶問之脩翰曰而命當先我死猶來問訊耶初三日



羅無病驟卒脩翰自知死期云我**火光見**府志嘉靖七年夏長

樂塔岡火光見光數十丈夜**海水溢**府志嘉靖十七年海豐海水溢

見人以爲火喪盡一更而止**空中有聲**府志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朔天方

金錫楊安居民死者以告絕**瑞蓮生**府志嘉靖十五年五月長樂縣儒學泮池端

有聲自東方如鼓火光燭地須臾而散**大霜**府志嘉靖十一年冬十一月

人以為天鼓鳴七月七日復聲于東北**大有**府志嘉靖十五年和平大

蓮生並蒂而花成化間嘗有之**青石彩雲**縣志宋太平興國間龍

月歸善大霜三日十**浮丘頂上彩雲籠探花引出狀元公至天聖初果有**

五年冬十二月兩雪**浮丘頂上彩雲籠探花引出狀元公至天聖初果有**

而震興寧大有年**浮丘頂上彩雲籠探花引出狀元公至天聖初果有**

雲間偶拾青石一片疑可爲硯俄視其上有字識云

彩雲時籠霍山浮丘之頂後羅孟郊曾偕同登天聖

八年王拱辰榜進士而孟郊乃探花及第山靈示識

之驗如**蛟渴虎**小說東坡詩故事言簡意書惠州

符契焉**蛟渴虎**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

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

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

虎以飲水而名災言**浮玉神鉦**水經注郭景純江賦

饑則知蛟食其肉矣**浮玉神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

陵地道潛陸傍通言洞庭南日有羅浮山高三千六

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

者也事備羅浮山記蓋山海經浮王之山世以**穎濱**

爲包山在洞庭者因浮玉近似羅浮故誤至此**穎濱**

**絕學**樂滅遺言公自熙寧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

上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

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所未至公號**穎濱**暴

**骨銘**蘇文惠州官墓暴骨銘有宋紹聖二年官墓暴

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果能然宅北

枯顛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絕

絕

廣東通志

卷之二十一

雜上三十四

紹嘉



粒詩龍川志宋元豐中吳子野潮陽人再舉不第從

瓜橋下顯其神異子野始知喬道之成再拜愧謝遂

願執爨領教相從于湖海六年還家告妻子曰黃卷

塵中非我業白雲深處是吾家絕粒不睡超然擺脫

塵俗一日語家人曰吾于龍川霍山從明陽藍子遊

耳遂莫知所之與東坡蘇公有平山寇隆慶六年十

舊東坡有絕粒不睡詩以贈之

寇總兵張元勳將之兵備僉事顧養謙臨戎于永安

萬曆元年總督侍郎段正茂後鎮惠州正戶二日大

軍分道而進前後斬首一萬八千八百餘級三月班

師五月餘賊復破下圍殺掠甚眾蓋班師速餘孽未

芟夷而蘊崇也

兵再臨賊遂遁今十一月始平石飛萬曆九年興寧

大上圍高王人許飛行一里按全州志嘉靖丙午有

石乘風兩雷電飛入應泉井中狀如龍馬西樵山志

元末有石自肇慶夜飛至西樵黃菊春花萬曆壬午

土人呼為飛來石其怪相類

當春水災萬曆壬午惠州大水沒城雉者五日河源

盛花水災尤大溺死者不可勝計丁酉夏四月復大

水淹及府署或見怪物乘水而出金光射人蓋蛟蜃

云兵備副使鄭岳知府李天倫請免今年田租之三

許興寧義鳩萬曆甲申興寧有雙鳩巢羅孟郊墓側

之別雄入其巢雌縮翼黑

高飛直衝下地而死黑白蛟萬曆癸巳春二月海

徒作亂由聚徒數百作亂于羅岡官兵捕獲正法乃

募鄉兵三釋王度親屬萬曆乙酉詔釋王兩乙未

百守其地

大饑萬曆乙未惠州大饑斗米銀貳錢民食芋蕨多

靖乙未亦大饑

其符合如此

潮州府 南海亭 水經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



而注于北海石蘇文北海十二石記登舟下臨大海

南海也北海石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人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

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

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酉歲

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八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

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

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

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東坡居士海陽大蟹周書王會海陽大蟹注海水東

蘇軾記海龍蝦水經注晉滕脩為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

四尺速送正脩脩始服文具南越志潮陽南有小水

謝厚為遣即龍蝦也文具注海濱曾山其中多文

貝可以錦蛇與地云揭陽近龍溪有盤龍蛇青黑色

鮮毒可以錦蛇赤帶錦文隨瀆漢水而入于海有毒傷

人死世俗謂潮韓木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

清風土賦性似之韓木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

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區魚韓愈陳

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魚魚堯佐事

-5 175 35 895" data-label="Text">

見列傳萬花谷王齊直知潮州釣得一鱷魚其大如

三鈎極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潮州表鶴林

卯甚多或為魚鼉其為鼉不過一二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

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

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

肯多遜而負罪嬰繫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聞目

-5 165 35 895" data-label="Text">

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

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

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

獻佞大與諫表不作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

為之除去東坡白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

黃真志

卷之二十一

雜七

四十六

七百六



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  
 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  
 事庶因切過相除得從所便讀書謂與韓公相類是  
 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  
 事者其實迹而所乞不過見地 **大顛書** 冊鉛餘錄韓  
 耳且畧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力言其為偽朱晦庵則  
 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庵則  
 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  
 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為真  
 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  
 為偽而先生闢佛矣指以為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  
 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  
 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  
 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  
 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  
 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  
 一證人末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矣  
 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

書正在外集其為妄撰七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  
 大顛書為韓之真何也予曰此始難言也可以意喻  
 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  
 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  
 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  
 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  
 外集非韓公文李 **張睢陽廟** 府志宋熙寧中郡遣軍  
 漢之序可據耶 **張睢陽廟** 校鍾姓名英者貢方物  
 于朝道經睢陽唐張公巡許公遠雙廟在焉英齋沐  
 詣廟可靈是夜夢神告以殿後遺中有神像十二銅  
 輓一錫汝奉歸以祀潮陽東山東岳廟左可數十步  
 有佛寺之陰有大石屹立於其上宜建祠以受靈  
 英趨京在事選具酒脯茗神祀取所錫而還置於岳  
 祠俄而立化常有玄旌樹於岳麓寺中夜見光恠僧  
 徒駭怖走白有司移寺以宅神凡有禱求其應如響  
 事聞于上二公冊封王爵賜廟額曰靈威誠稀濶事  
 也宋文天祥題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  
 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陽罵賊張巡愛



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陸侍郎墓** 崖山舊志郡守葉元王復張詡求陸丞相陸大策者為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澳山且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不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謚曰忠貞乃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處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參議德祐初復擢禮部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主定温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間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謫遂謫于潮公四子有曰繇者好魚獵而放跡海島繇以壽終王潮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村劉堽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濕光

明知復何為不忍隳三綱裸薦凱必延誦歌寧遠志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蹶意委頓臣請事或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強終不負吾至名義天地長懷壘隨龍遊舉意水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儻通譜應羞朝洛陽又家藏廣陵杜州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句後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祐間林霽山所著中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杜州詩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於丁巳年行弔海邊陳秀才家默念其宗在彼也因訪問鄉人此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姓住于沙岡其地相去不遠又云此陸皆宋陸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其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陸氏老者見老者曰自宋而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于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翁自稱陸氏之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基遺址也其蓮花石礫約丈許天井塔闌次第如故大策曰我聞陸丞相盡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者曰



自先入相傳陸學士有一子好魚獵被逐遂家海島  
 後學士奉宋幼主於此溪識其地也老者言訖大策  
 始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  
 得此甚喜但云墓于澳山北青徑口蓋此一處海面  
 有隆南青深四澳青徑口又不知屬何澳也今大策  
 既為陸侍郎後即當遣人并強大策親往必求其所  
 謂青徑口者儻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祠堂左  
 山下稍寬平處構一祠專祀之庶忠魂得以少慰焉  
**器之感蛇** 惇蔡下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  
 逢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  
 憇樹下有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文山服**  
 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  
 曰公異人也蛇乃此山之神見公喜相迎耳  
**腦子** 文山集杜詩駐潮陽第七十二月引兵趨潮  
 沙群盜亂射虎國首白日斜南海第七十五今被執  
 後即服腦子約二兩昏眩久之竟不能死及至張元

帥所眾脇之跪拜誓死不屈張遂以客禮見尋至海  
 船中守護甚謹至厓山令作書招張世傑手寫詩一  
 首復命未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漢青  
 張不強而止厓山之敗親所目擊痛苦酷罰無以勝  
 堪時日夕謀陷海而防固不可出矣失此一死困苦  
 至於今日可勝恨哉聞帆駕洪濤血戰乾坤赤風雨  
 聞號呼流涕灑丹極先母齊魏國夫人蓋自虜難後  
 弟璧奉侍赴惠州弟璋從焉已而之廣之循之梅余  
 來梅州母子兄弟始相見既而魚軒出江西尋復入  
 廣夫人遊二子間無適無莫雖兵革紛擾處之怡然  
 戊寅行府駐船澳弟璧仍知惠州弟璋復在侍夫人  
 藥八月兩國之命下時已得疾九月七日寅時薨逝  
 弟璧卜地於惠循之深山間不肖孤已矣未有返塋  
 夫人期不知二弟何時畢此大事身陷萬里縲紲中  
 歲時南望嗚咽云何時太夫人上天 **交趾道士** 府志  
 回哀眷墓久孤兔隣嗚呼淚如霰 **交趾道士** 府志  
 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道士別號漫叟因渡海船  
 壞結庵于金仙水石上養一鷄大如到掛子日置枕



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  
 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  
 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  
 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  
 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汚禪床僧惠洪見之  
 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夷堅志宋貺益謙當塗人少居村墅門外有湍溪嘗  
 散步溪畔遇野僧相語不通名字問其所來曰結庵  
 梅州有年矣俄舉日注視曰君他日遭逢貴人極力  
 成就富貴功名可談笑拾取雖中年受災厄終不為  
 禍因需坐款語移時告別曰到梅州幸相訪老僧可  
 當陰助也紹興甲子以後宋為秦丞相委用為金部  
 右司郎官提舉贍軍諸庫一歲得賞不勝多遂與秦  
 運轉表勲庫酒每納課息必以精金七八年間至戶  
 部侍郎兼吏部尚書樞密都承旨知臨安府累階正  
 奉大夫旋坐小失意謫居新安甫再歲起家鎮江金  
 陵秦亡言者論擊貶團練副使安置梅州追憶僧言  
 至邸訪之彼人云未嘗有或曰此邦崇事定光佛庶

在城外有籤告人極靈感欣然往謁再拜仰瞻貌  
 乃一化僧真身與昔溪上所觀無少異自是日往焚  
 香致敬既而因母老故因許自便作木像僧真與以  
 歸到新安於宅傍建庵名曰慈報晝設蓮座夜置禪  
 床寒暑更不嚴奉絕謹每吉凶憂疑隨侍帳應竟盡  
 復故官職轉敷文直學士壽逾八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總角老人**人府志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忽一總角老  
 人狀貌古恠身衣藍縷杖履至城南門  
 欲入守者却之老人曰如信我能捍爾一城之患如  
 不信我如大難何隨回見一婦人汲水登岸飲取水  
 婦人嗔罵不與老人以杖叩桶水立涸守門者白於  
 官遣使往鞫之未至老人先知歎曰爾來捕我如後  
 患何行至江濱以杖投水踏杖浮上將行**基精爽**太  
 至南岸忽不見是年寇陷城人無噍類行**基精爽**太  
 志廣東按察司魚事梁觀分巡潮州幾一載廉介剛  
 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  
 于官朝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觀雖沒  
 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為監察御史時領



兵平百家奮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乎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乎恠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窓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乎知其為觀之神也然恐肆卒驚給之曰是我是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乎乃默祝曰崇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向作此態以相恐又默藏之曰大用傳我奠耳聲遂息明日其性體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

**吳大**

**理為城隍** 月山叢談英一貫潮州人弘治時為御史宗親於午門詰之有懿旨即令答殺之賴孝宗仁聖得全然亦以是得驚悸疾後在南贛疾如昨每有聲輒驚不能止一日視事倦瞑目憑案而睡侍吏忽報曰文書一紙自天而降公問目收視曰明年某月日陞公為北京都城隍公恠之即以書抵臺閣諸公言其狀至期無病成恠其言不驗時姚源寇竊修起兵捕之軍帥率以八辭公方曠日坐堂上覺而之以為盜且至即驚起其人以為破膽也然城隍之說卒如其期亦異哉曰亦為重氣致其然一貫當正德間華亦賊勢甚加一貫督兵剿捕徽號令信賞罰卒在浮斬甚多因建議築城賊至則督兵以戰賊退則民以築至忘寢食二縣德之俱立祠

**盜旗懸釣** 業嘉靖間潮州盜自澤精銳者約祀之

旗開一不餘可殺而十人官軍捕之至五十步賊尚不動至二十步賊始各奮勇以出如飛斬將梟敵如入無人之境出是宮軍各奮勇以出如飛斬將梟外一帶村落恣其行劫迨日又懸釣釣於旗中舞而撒之着人衣髮無得

**魚腹獲銀** 叢談予宗兄霽為子脫者因牽而執之

有兄弟二人家貧賦性質慝見販魚者有息乃免之携已往海濱市之眾共驅車以往至其地象摘鮮美者載之專車而去惟餘一大沙魚令兄弟一人市之二人昇置車上重不可行乃下車助生挽之至中途

起兵捕之軍帥率以八辭公方曠日坐堂上覺而之以為盜且至即驚起其人以為破膽也然城隍之說卒如其期亦異哉曰亦為重氣致其然一貫當正德間華亦賊勢甚加一貫督兵剿捕徽號令信賞罰卒在浮斬甚多因建議築城賊至則督兵以戰賊退則民以築至忘寢食二縣德之俱立祠

**盜旗懸釣** 業嘉靖間潮州盜自澤精銳者約祀之

旗開一不餘可殺而十人官軍捕之至五十步賊尚不動至二十步賊始各奮勇以出如飛斬將梟敵如入無人之境出是宮軍各奮勇以出如飛斬將梟外一帶村落恣其行劫迨日又懸釣釣於旗中舞而撒之着人衣髮無得

**魚腹獲銀** 叢談予宗兄霽為子脫者因牽而執之

有兄弟二人家貧賦性質慝見販魚者有息乃免之携已往海濱市之眾共驅車以往至其地象摘鮮美者載之專車而去惟餘一大沙魚令兄弟一人市之二人昇置車上重不可行乃下車助生挽之至中途



力匱相與謀剖魚腹使輕之中有死人腰銀一袋重  
 百兩二人喜遂載魚棄屍而歸以銀獻母且告之由  
 母曰彼以利而陷於死汝得利而棄其屍吾不忍也  
 其以十金易棺葬之二人者從母言還至其地以十  
 金買棺葬之而分六目龜南縣志字嘉熙中梅州城西  
 其餘由此家益裕六日出沒其間尋埋三靈  
 丈深五尺水深不竭有龜六目出沒其間尋埋三靈  
 塞龜遂不見乾道初遷字于此今改程鄉縣學  
 芝縣志潮陽蕭泰成化癸巳讀書于學宮是秋移  
 柯紫暈九莖連葉圓徑八寸明年甲午領鄉薦同邑  
 劉价成化丙申秋它產靈芝一本二莖朱柯紫蓋連  
 七歲皆然及卯科其子寅中應天鄉試又同邑峽山  
 劉綱嘉靖庚子春所寓胡氏館書几下產靈芝一本  
 幹錯文犀五鴿變縣志嘉靖三年初潮陽縣民有得  
 采秋闈登第鴿變縣志嘉靖三年初潮陽縣民有得  
 民價漸增至十至百有幾千者民不分少長男女皆  
 傾產為之百業俱廢山徑間多至殺奪兵備僉事施

儒按潮厲禁民不悟至颶風作海溢方稍息火青  
 今餘風未殄多破產忘軀者未幾劫盜群起  
 惠州先有鬼燐飛人人家輒成人形黑色侵婦女輒  
 吐黃水出猴毛多有死者延及程鄉諸縣益甚或以  
 青竹稍擊之即變為飛禽而去亦有變為灰以盆覆  
 之以土封之明日啓視乃僧首級也急埋之時呼黑  
 青虹見如刀府志嘉靖七年秋颶發連月民多饑八  
 饑莩冬十月朔饒平白虹見于西南三星隕如雨府  
 夜象如刀是歲大埔竹有實民採食之  
 嘉靖十二年冬十月嘉禾縣志嘉靖十年蜀陽龍溪  
 星隕如雨七縣皆同嘉禾縣志嘉靖十年蜀陽龍溪  
 五穗以為嘉禾獻于府瑞瓜縣志嘉靖庚子春潮陽  
 知府丘其仁藏諸庫蕭廷篤屋脊上忽生甜  
 瓜一枚光彩稜角分明香氣襲地震府志嘉靖十四  
 人是秋其孫來鳳發解第一地震年夏五月揭陽  
 地震饒平夏旱秋大水山谷崩裂城圍傾頽水溢襄  
 陵民家臨流者皆沒十七年春二月地震房屋皆動



有年七縣皆同霜隕府志嘉靖十一年揭陽隕黃尖

乳猫居而長兄給事中龍致仕歸贊復與同居弘治

初家畜乳狗黃色高大異常適二猫亦乳狗常什樹

自起縣志揭陽翁王以子萬達貴為封官門前什樹

盖為之友石八閩通志友石山人王翰三世往元為

兆與我欲死宗嗣無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百覆宗

絕祀良可耻今年碎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

刃在手不顧惜一死了却若親恩若翰可謂善處死

生之際矣翰嘗寓潮陽遺跡湮泯書此以俟知者為

廣東通志卷之七十二

外志七

雜錄下

肇慶府

貞山

貞烈祠記自僊羊而上入綏水六十

峰林巒蔚然榮長而深秀崇岡突下四望平遠是為

貞山烈女之祠舊記唐貞觀元年建妙虛宮歲久為

墟沒一百六十年實貞元三年有女文氏父母已許

鮑生未嫁生樵山斃於虎文氏匍匐赴其喪服衰三

年事公姑謹潔甚而感愴忽然歸遁于山之陰不與

世接影響冥邈人莫跡其處貞元十七年高秋九日

天氣澄澈俄有異雲起西南幡幢管磬擁一婦人於

香靄間謹謂文氏女僊去今昇仙壇具存即其下為

祠晨香夕燈歲時不鮮端石有五色石石上多香木

雜下 一

六百六



硯史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故  
 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謂水浸  
 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鸚鵡  
 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着墨清越  
 者溫潤着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浸若油發艷亦  
 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  
 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  
 復有聞自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  
 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眼  
 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  
 如下巖也亦有著墨者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  
 其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淺墨  
 又須以柔石發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  
 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司  
 上巖色多青紫近黑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  
 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  
 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末紋其  
 極麤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之後礫石土人刻為盤印  
 金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  
 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  
 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未常有其在巖  
 中實於大石板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  
 流中多有外石容差編可斫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  
 訛為石子至有斷樣相似而為之者於理必不於大  
 石中心復生外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欽州羅紋石  
 作千石硯文本直兩頭眼銳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  
 然成旋文便謂之是真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為  
 硯多以為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  
 約見五七百枚千已上無估又云仁宗已前賜史  
 院宮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  
 夷猶有鳳池之像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石色青  
 山半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東坡筆錄  
 黃黑相間驚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  
 不甚睛眼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珠無光彩  
 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  
 勝無今內閣中有端溪硯  
 岑珠  
 南越志端溪俚岑  
 班入山遇一寶珠

廣東通志

卷之二十二

雜下二

廿五



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小損猶照一室

春堂 寰宇記新州俗以雞骨古

吉凶衣服即都落吉具蕉布豪渠之家喪祭則鳴年

鼓召衆則鳴春堂巧作木疊藤帽五色藤箱席按春

堂狀如小船長丈餘兩三人靈卵 宛陵集劉涇州以

交擊之今廣西尚傳其製 靈卵 所得李士衡觀察

家號蟾蜍硯其下刺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

得靈卵石造示劉原甫方與予飲辨云天寶稱載此

稱年偽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硯如剗慕

腹如月又若割瓢萌強發鐫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

元傳自越剗臺剗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

能辯猶曰寶寶茲偽物吾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

真硯偽休開口願封藤匣 陸大夫廟 夷堅志漢陸賈

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 陸大夫廟 使南越尉佗與

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募人植花卉以代錦後人因立

廟祀之宋乾道間梁竑入都艤舟石下夜夢一客自

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於此千餘歲矣君幸見臨

一詩竑遂題 郎湖 水經註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

南逕西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占郎究浦內

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

-5 170 35 895" data-label="Text">

究究水比流左會盧容壽冷二小盧容水出西南區

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冷水合

水出壽泠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

為界壘即比縣 綸木 南越志威寧縣有穿州基多綸

也林邑今占城 綸木 木似穀皮可以為綿今陽春南

有綸水 下 香林 多香林今新興老香山 石峒神像 志

石峒神周氏高要人唐貞觀初到真正公劉漢加王

爵國中初避仁廟諱曰秉正神威德之顯郡人建祠于

則一峰虎踞巖穴天闕南北二門上虛通天四旁異

石彷彿興馬徒行拱列呵護異禽鳴嘯出沒空處聲

傳恍若神馬遇潦水漲溢人跡罕至往風怒濤則峒



有龍歸世傳謂神宮是歲即五穀熟人厭鮮食今

峒有歌龍池是也祐四年儂寇至合城陰禱其寇

不終夕遁去端溪女巫左僕射節制澤路因鎮陽拒

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送

京師以反狀未明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

死于康州寶曆示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

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巨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

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

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

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

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難保其能言事盡在

所遇非其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之鬼而問之曰廳

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

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

拜湘遂揖上階延之坐巫曰僕射坐矣湘亦坐空中

曰使若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

射神通造化識遠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

中曰大有入援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史

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

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李曇僕者屯田郎中

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李曇僕者屯田郎中

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去曇應募為兵

十年會曇以子孝學妖術無所不為婦械繫御史臺

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敢餉問者達獨

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食者防

駕諸子皆流嶺南仍監防

之防者渴之達曰此主人也

朔人不習嶺南土人皆

之死鄉也達獨左右一人

家人達使為尸山心去數

廉訪獄勸善書寶文閣學

寓居德慶府濟南商侍郎

妻一女笄二兒絕幼睡待

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

主家政商死其女嫁廉

雜下

口



訪之子成之率旬頃父輒歸家附親二弟且檢校  
 橐鑰以爲紙存馬扣妾妾曰比者府牒以排人申節盡  
 公牒一紙存馬扣妾妾曰比者府牒以排人申節盡  
 數關借當時謂美馳白妃姐及賈郎回云府命不可  
 不與遂悉以付之其持還而未可得女附膺大  
 走問其夫之謂山喻萬縉商氏由比貧匱而廉訪者數  
 盜竟失之謂山喻萬縉商氏由比貧匱而廉訪者數  
 使僕以竹則以驚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簞鑄銀僕  
 曰廉訪二十年成之通判橫州商氏亡金必其所爲  
 也後二每往謁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  
 橫懋孳孳每往謁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  
 非商出懋孳每往謁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  
 知人者數月忽蘇而言曰憶初人冥只覺此身飄浮  
 直出帳頂又升屋恣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爲人錄至  
 官府見一囚荷鐵枷戴黑帽更無侶伴俄爲人錄至  
 對立其側囚忽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哥識我否懋未  
 應又曰我賈廉訪也諸事殊未辯爾來且了其一我

昔年取爾家財所償略盡猶有未竟者幸爲我供狀  
 結絕懋視執扇者一揮則囚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  
 唯存空枷須臾復如初懋觀其楚毒不忍視頓憶曩  
 事爲供狀而出囚大哭執斃者復驅入懋至門外一  
 吏持符引卒徒數百若迎新官者復驅入懋至門外一  
 君剛正好義抵陰府不應空回可暫允賀江巡察使  
 一者吏導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簿懋  
 謹誤溺死人懋卽判領至原地頭誅戮迨到封州  
 大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賀州  
 所居從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真牛舍利塔  
 武畫像於牀頭焚香禱請蓋福神之應云牛舍利塔  
 百川學海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  
 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  
 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是黃  
 牛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  
 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作也張即日罷琵琶鸚  
 業哀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武鷓甚慧確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鷓鴣傳呼之琵琶  
 逝後誤扣響板鷓鴣猶傳言確大慟感疾不起嘗為  
 詩云鷓鴣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悵江水同渡不  
 同鬼域令狐四六語劉丞相摯謫死新州至元符末  
 政畧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  
 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絢乞歸塋精爽可畏故  
 事城隍土偶夷堅志鄭安恭為肇慶守值有吏卒每  
 也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  
 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  
 人及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  
 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  
 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  
 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言鄭意必土偶為  
 姦乃繫卒使人部往瀕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  
 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皆然因發

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合此卒用過射木降神  
 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射木降神  
 在城東南十五里南廂初建年代無考相傳昔江南  
 有李氏無子一夕夢春州射木神托生為嗣後其子  
 登第得守春州臨行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及到任  
 謁祠下瞻視其門廡若常所見未幾卒于官自李氏  
 之生廟食久廢及卒而廟復靈遇詩識順七年予在  
 有水旱蝗疫癘祈禱無不應驗  
 廣東肇慶軍前舊韻集趙子昂詩五絕句寄永熙致  
 之群公首章云我來君去若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  
 知已如今居鼎鼐休文何事不勝衣時永熙南自關  
 比遷兵部也明年五月予入議過浙時永熙遷官在  
 藩司留連數日別去矣孰知不久而予再為北關之  
 行又不久而求熙起巡二廣而此詩竟成前識耶不  
 偶然也近又檢交遊集景泰中予在赤城欽謨自史  
 館集唐詩二首見寄首詩亦曰南征復北還離居不  
 可道封侯竟蹉跎志士白髮早平生一片心林守治  
 未得展懷抱斯又謂之偶然可乎吁亦異矣



毒齊東野語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  
 俟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甜則是已果然使搗川升  
 麻為細末取冷熱水調二大錢速服之遂洞下瀉出  
 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瘰即消續煎平胃散補且食白  
 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桃  
 剖開筋腹中有一者善醫瘰與藥服之頃吐積肉一塊  
 康訖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揚生令其疾證及所用  
 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中毒覺胸  
 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  
 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取  
 之其法用熟茶一瓿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  
 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中毒病在下膈則  
 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礮人參白  
 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斤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  
 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  
 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故  
 毛公還魂  
 吉餘姚人天

順中為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  
 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眾擊之營未定賊猝至  
 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眾曰站住賊已及身矣  
 遂遇害棺殮歸司時所親信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  
 事詭言為賊所劫而私以餽吉衙內及吉柩至司魂  
 忽附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至與之言左  
 右奔請一婢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  
 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  
 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  
 義豈以生庫復揖哉願指命取前所饋置於前曰好  
 點檢貯之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牛鼻  
 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襄詳見丘文莊集中  
 山顧微廣州記南海始昌縣有一石望之如牛向江  
 上有池每至甲戌日聞山有鼓角笙簫之響今按始  
 昌後改化蒙併入廣西懷集有伏牛嶺盧山在四會  
 縣今名扶盧山下有六祖菴禱雨輒應  
 祖姓盧故名下有六祖菴禱雨輒應  
 新婦石  
 四會縣



西二百里舊傳其夫為商懸望久不至化為石宋林  
 小作詩云瘦骨凌層立海涓綠苔魯是舊時衣江郎  
 去作三衢客日歸隨潮鷗海中越志西江流注漲  
 斷天涯竟未歸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  
 朝野金載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  
 之長大行急目為赴鮑鶴坐此貶新州新興尉  
 水令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為相洵水令梁愚堂謝  
 驚鷹當有風雷之及愚至縣未幾崔山君雙槐文  
 颶風壞解壓死洵水縣地今屬高明  
 張元隆從事潘司入觀歸司有獨鶴見之必鳴且舞  
 遇他人則否元隆以爲吉兆來詩予序之為歌曰鶴  
 之鳴山君厥聲鶴之舞儀其羽倚嗟乎子當出群誰  
 云崔山君用韓文也後黜為新興掾縣有獨鶴驛乃  
 悟瑞蓮生府志唐宣宗大中四年開建大莫村瑞蓮  
 狀元及第世以蓮為先兆本朝成化元年夏五月  
 瑞蓮復生一莖雙花明年守備千戶聶聰陞肇慶

揮知縣黃瑜此驗黑青熄府志先是有為妖性之  
 川知府人謂此驗黑青熄者曰有黑青自新會來將  
 及肇矣又言所以治之之法以白書張天師陰兵在  
 此可祛之其被侵也則以青竹杖或柳桃枝環擊之  
 可無害人未有信之者既而歲丁巳八月丁未夜城  
 內果有之其來也一時併至數十家有聲如風成陣  
 然始見之形小如螢火擊之或散為數十擊之甚或  
 變為禽獸魚龜木燼之類不可窮極自後每入夜擊  
 鑼鼓叫呼以逐之群婦女于堂中四隅環男子執桃  
 竹枝以待至曉乃已內外震驚父老具其狀聞于府  
 知府盧璘曰此妖幻也若屬無恐乃竭誠懇為文  
 躬率僚屬詣城隍廟禱焉越二日癸丑黑青熄  
 中雨石德慶州志正德八年夏五月日中雨石其日  
 動有聲天略陰暄頃間落石城之內外水上漂菱  
 大如拳小如卵其色赤而黑人皆拾之  
 縣志嘉靖六年六月朔後陰雨連日至初六日颶風  
 大作黑雲四起白晝晦冥山谷響震徭賊所居深山  
 卷之七十一 七



東鍋鐵峒蒙村合水夾頭中寮弔澗等村百山一時  
 或崩或陷徭居三十餘處俱沉陷洪潦溢出漂流草  
 萎無慮百家溺死賊徒三百餘人賊首黎廣雄復免  
 畜產死者千計沙石壅淤民田禾多拱把尋丈大木  
 很籍水者其乘巨筏浮于陽江游魚舟府志嘉靖三  
 西河者前後相續踰年不絕  
 月德慶作游魚舟戍於南岸水口先是江道梗絕募  
 打手于北岸立埠防守而賊多乘夜渡江劫掠有司  
 乃議列柵於賊常所出沒繫舟戩旗潭府志嘉靖三  
 以守自是江道亦稍稍通行矣  
 明龍起戩旗潭壞民廬舍群盜乘時作亂秋浪賊薄  
 高明城駐劄流劫無忌旬有六日士女被殺掠者二  
 千餘人冬督府談愷調發土官岑峯帥兵守高明先  
 是嶺西兵備僉事林應奎諱言兵賊屢犯境匿不欲  
 聞民罹殺害無所控額至是督府廉得其水害府志  
 狀遣兵防守高明四境之民始有賴焉  
 十年九月陽江水傷禾十一年六月積雨潮漲環  
 城害稼十月陽江水傷禾十一年六月積雨潮漲環

大水蛟龍群作諸山成淵下四年五月高要開建大  
 水六月饑高明大水害民居禾稼巡按御史戴璟賑  
 濟存活火災縣志嘉靖六年十二月陽春大災火從  
 甚眾西廂營起延燒西廓民居三百餘家焚  
 死十餘人延入城中燒燬學齋民居地震府志正德  
 百家次年冬復災延燒五十餘家  
 地震九年四月德慶地震嘉靖十三年十月陽江地  
 震如雷至明年六月稍止民多避地河南都時獨此  
 都不震十四年九月巳卯陽江地震山崩府志嘉  
 十二月朔德慶地震十五年德慶地震山崩府志嘉  
 四月自高村田心九二二百丈有奇時西雪如珍珠府  
 勞並至推壓民田四十餘頃明年大饑雪如珍珠志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德慶有雪降徧四鄉人皆以為  
 瑞次年大熟十四年高明有雪小如珍珠盛之少頃  
 盈掬次年雖有水而禾大稔竹作花實縣志正德九  
 十五年冬高明明大雪復雨雹竹作花實縣志正德九  
 颶風傷稼待盡闔邑刺竹作花實實既即稿至丁  
 無遺竿故父相傳此竹率五十年一實實則殄然  
 宗燦



饑以丙戌甲戌推之有驗濱海農人占鹹萌苦釘實  
 內向主饑苦釘木實作筴大如人中指末銳如釘屑  
 以禾米不知為木實也又海高鄉感言錄予南遷度  
 魚大賤則饑諺曰海熟田荒高鄉感言錄予南遷度  
 高鄉道左逢老叟率多年于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  
 耕淺種時耘時耔却牛羊之踐履去螟螣之殘害勤  
 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矣若夫堯湯  
 水旱霜雹之不時則有天也予感此言將書諸紳贊  
 于治民理生無所施而不可新州著論齊東野語胡  
 又至言之高鄉謂高要也  
 定公安國之庶子也不復為本生毋持服為右正言  
 章復放勅會秦檜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  
 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  
 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權與晉而固無挾虜以  
 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等語甚  
 多蓋此書有謂而非徒區區評論也

高州府

金井

府志在觀山潘茂昇仙於上石船一  
 有二井一曰金山一曰玉井

名嘗煉丹於此玄犀贊南越志漢時交趾有犀奔  
 曰此玄犀也楊孚南裔異物志贊曰於惟玄犀處自  
 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舍精  
 吐烈望若華燭置合歡詩古今注合歡一名青囊食  
 之荒野禽獸莫燭合歡詩之蠲忿無憂其樹枝葉若  
 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不相牽綴本草經  
 謂味甘平安五臟和心志者此也高涼太守楊方合  
 歡詩曰南鄰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豐翹被長條綠葉  
 蔽朱柯因風吐微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羨此木頭徒  
 着余家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葩爾根深且石龍鳴  
 固余家淺且洿移植良無期嘆息將如何  
 府志化州治之後有石濬江中謂之龍尾州庭左偏  
 有石微露出地上謂之龍首州人神之圍以欄杆不  
 敢藝州守碎時或祭祀問更深夜靜則鳴吼或於其  
 處所或於空虛中聲類鶩而洪大特甚景泰八年鳴  
 三日其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是年李澈亦中式  
 景致仕占籍鎮江十年後一清以奇才作養翰林澈  
 宗燦



會試猶相遇情好甚密公亦自述生有靈應弘治末果為太平宰相近或歲一二鳴有五歲一鳴鳴則州人以卜官黃龍見新史景炎三年夏四月帝崩衛王

更災青黃龍見即位是日黃龍見文山集杜詩御舟離三山至惠州之甲子門駐馬已而至官富場丁

景炎賓天蓋戊寅四月望日也嗚呼痛哉陰風西北來青海天軒輕白水暮東流魂蒼梧斷帝成寅四月

十七日衛王登極於硃州浮龍倚長津毋土官菽園參錯定洲渚蒼梧雲正愁初日翳復吐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毋土官葉為南越首嶺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大人在毋

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渚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龐夫人縣北二十五里

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龐夫人縣北二十五里堂高三十餘丈周圍二十餘里頂上洪崖陟壁中有石

遇旱精誠祈禱雨即如注稍有王健配嶺南真宗朝不謹雖禱無雨在今東抗是也

宿逆旅遇道長江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子將夜茅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草弁傳以和合密訣試皆

有輕述健後以靈方環劍絨膝之書成曰非遇人君慎勿候謝德權適總巡兵頗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閣下

權乃詔於私第煉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命解軍籍伊劉承珪詰其事健以師戒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

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健改名中正

仍給今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真藥金銀

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

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

貧乏崇奉仙釋今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

贈嶺南節度使此近左所未文鮑南越志海中似磬

聞也其遷刺高州蓋遙領之文鮑南越志海中似磬

似磬



而生朱鼈南越志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驛馬越  
 志平定縣東巨海有水犀南越志平定縣巨海有水  
 驛馬似馬牛尾一角水犀年以牛其出入有光水為  
 之開平定縣馮衡沉彩馮衡墓誌銘言滅跡沉彩蓋  
 地今有吳川馮衡沉彩馮衡墓誌銘言滅跡沉彩蓋  
 因從逆被誅而力七易高姓也楊歷招魂同張說  
 以力士貴贈今官招魂而蓋云高力士舊唐書潘州人  
 母碑文其父招魂以葬者蓋高力士本姓馮少閣與  
 坐誅棄市故耳猶馮衡也高力士本姓馮少閣與  
 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干里進入  
 宮則天嘉其照慧總角條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  
 槌而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  
 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  
 官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  
 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  
 隆平內難并儲位奏力士屬內功日侍左右擢授朝  
 散大夫內給事先天子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

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  
 軍門施祭戰每四方進奏文集必先呈力士然後進  
 御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  
 止於宮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采以冀吹噓  
 竭肝膽者多矣守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  
 楊慎矜王鉉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  
 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  
 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  
 側簾帷中休息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  
 唯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  
 用權相啖以茶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  
 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收皆不知救力士與父高延福  
 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  
 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初不復記識母曰胸  
 有七黑子在否力士但示之毋出金環曰此乃兒初  
 服者遂相持而哭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為  
 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練經受賓帛答十



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傳呂夫人卒葬城東墓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克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士載加驃騎大將軍其後力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皆踈懼力士嘗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求傳節儉具至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鼓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者向在力士趨入捧跪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十四載置內侍省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蜀思藝走投祿山力士

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七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國所構配流巫州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誦至夷州與之相飲賦詩曰烟燼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為泫涕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明州遇流人言京師事始知皇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善宿保護先朝楊思勗舊唐書本姓蘇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楊思勗羅州石城人為內官楊氏所養以閣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瓜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涼觀而還十二年五月



裕首領覃行璋作亂思賜復授詔率兵討之生擒行  
 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  
 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十四年邑州賊帥  
 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及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  
 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  
 觀十六年龍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  
 亂陷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  
 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  
 督軍十萬人進討兵至龍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  
 行範潛竄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眾攻之生  
 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王巨萬計思  
 勗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剪髮際掣去頭  
 皮將士以下望風惴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  
 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勗殺  
 之思勗縛架之數日及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  
 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死時年八十餘  
 州孔雀 者尾短無金翠雄名生二年有小尾五年

大尾初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華萼俱榮衰然自  
 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  
 止焉南山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霜雨重不能高  
 翔又至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  
 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  
 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眇眇而舞若有意焉  
 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鮮百病人得其卵使雞  
 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尾者  
 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七人取其尾者  
 持刀於叢篁幽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  
 斷其尾可首一顧 **高化載牛** 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  
 金翠無復光彩矣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  
 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有尾一舟遇風不順渴  
 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  
 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  
 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  
 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不待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  
 治現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



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  
 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  
 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  
 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  
 其少衰乎與辰傳呼開門談圃劉安世范祖禹同作  
 三月十五日記傳呼開門諫官或傳宮中誕公王時  
 上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  
 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  
 祖禹自賓州移化州晁氏容語絕夫自賓移化朝旨  
 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  
 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  
 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傳聞呼開門  
 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殞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  
 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  
 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  
 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  
 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環聚泣別州路逢梁燾歸時  
 者云上人至今廟祀

環聚泣別

州路逢梁燾歸時

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鄭梁有幼子八歲係二歲  
 至潭州為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  
 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  
 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為之泣下星變府  
 景泰七年有大星自南東入天壁有聲成化二年慧  
 星出西北弘治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初昏有大星自  
 東南經西北聲響如雷正德間電白有星自天墜于  
 經堂聲震如雷形即白石猶在庫十年六月朔日有  
 食之星晝見嘉靖二十四年地震府志正德四年九  
 五月朔日有食之星晝見地地震府志正德四年九  
 十二月初十日地又大震五年正月荒穀縣志弘治  
 十五日日天雨雹積厚二寸地大震荒穀縣志弘治  
 不熟民多採山為食正德七年大旱無禾百姓告饑  
 採薯菘克腹十六年九月颶風大雨傷禾稼嘉靖二  
 十五年七月海潮大漲異常沿海田稼遭鹹傷者十  
 有四五又加以天旱民不耕者十有三四十六年  
 本府州縣大疫吳川電白尤甚是年饑隣寇圍陽江  
 施村神電衛官軍襲之敗績道路畏避人民震恐春



夏不雨秋大雨水傷禾稼九月霜露繁瑞蓮府志嘉

晚稻多秀不實米穀登價百姓艱食瑞蓮靖二十

七年夏六月府城東濠池瑞蓮生是年本府濬城濠

池初種蓮花開甚盛結並頭葉教授潘時表志云茲

瑞蓮也殆為無欲而靜者豫語許毛晉許毛電白人

出繳意必有可以當之者豫語許毛自幼至老兩頰

如丹風雨未作旱潦將至歲時豐歉豫吹角老卒宋

興間有老卒失其姓名一日隱去不知所之

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

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

廉州府 牢水 浦縣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

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

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趾會稽孟

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

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臨允縣地

今入龍門 劉欣期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

新與龍門 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

如丹池即欽銅柱水經註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

州龍門江也銅柱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

南極之界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

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晉地理志曰南郡象林

廣見通志

卷之十一

雜下

十一

六十七

注今有銅村漢立此為界金俱稅隋書大業元年劉  
方敗林邑逕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  
岩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  
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  
安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馬摠傳元和中以虔州刺  
史遷南安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  
僚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明伏波  
之裔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  
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杜甫諸將詩回首扶桑銅柱  
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  
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



天王地只在銅船交州記有湖去合浦四十里每  
 忠良翊聖朝以雞酒為祭便大獲龜曆六帖補陶唐  
 一牛在湖中以雞酒為祭便大獲龜曆六帖補陶唐  
 魚若此禮不設唯得牛糞而已  
 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  
 帝今錄之謂之龜曆蓋龜甲有五行八卦二四氣  
 至今海北俚鰲光紀文譚于頓在南海夜忽曉如日  
 老有曆底記鰲光初出移時却暗後海客言某日夜  
 海中大金鰲浮出日光照耀如白蚌珠菽園雜記珠  
 書後徐復驗其日正同方知鰲光蚌珠居園雜記珠  
 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  
 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蛋腰沒水取珠氣  
 迫則撼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多墜沙魚腹或止繩繫  
 如此聞末樂初尚沒水取人多墜沙魚腹或止繩繫  
 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  
 法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  
 狀繩繫船兩傍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  
 此矣○珍珠採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  
 次年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斤  
 重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兩計一斤重云價  
 近白金五千兩象牙槐庭兄宦合浦其地有象非其  
 御史呂洪云象牙槐庭兄宦合浦其地有象非其  
 土產乃從安南來者能過海於水底行捕魚食之欲  
 換氣則浮以鼻向天若植桅然良久復沒偶一歲颶  
 風大作群象不能呼吸皆死數日浮泊岸牙骨悉為  
 珠池太監所得其候以秋七八月至食人禾稻村民  
 悉起持兵器擊鑼鼓罵之象伶聽良久轉群奔去至  
 他所亦然或設陷坑每歲亦得二三隻嘗問外夷云  
 取之法若欲活者則家畜象囚使就野象水草久之  
 情熟則誘一活者則家畜象囚使就野象水草久之  
 其足拖歸其家預掘坑以待之象稍遠各以鼻纏  
 饑之三四日乃為假人以箭懸而下騎之象見假人  
 大躍地為之震復引假人而上每日如是數次俟稍  
 馴投之草料久之象奴下騎之象稍遠各以鼻纏  
 方砍地出之象牙自蛻者色死黧生牙自有肉紅色  
 可辨如欲取象牙亦使象囚誘野群象入夾山中度



行遠象罔急奔出則象人悉力置竹鎗埋鹿角掘坑  
塹外圍既固其中水草盡則群象死無論多寡皆得  
其牙其牝牡相交在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如人  
類若見人則羞起而逐之人須環嶺而走乃得逸若  
直走則即為所得矣得人則蹴踏之至死學士養母  
以鼻嗅之稍有氣仍復蹴踏至糜爛乃已

唐書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  
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從之按公輔母黃氏靈山人  
父挺徙日南生太守遣姬交廉間而愛姬為太守所

公輔為賢宰相太守遣姬交廉間而愛姬為太守所  
逐高麗坡底及歸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丁亥聖君

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太守見詩遂遣還  
府志偽漢天成中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偽  
主劉陟劍有篆文曰巳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

居口止山岫護重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  
言知者云太宗以巳亥年降誕是巳水同宮也於父

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巳亥年聖君出  
也按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羅浮乃後人以形似思

州羅浮長鳴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  
故改沈懷遠讚曰翠冠續苕碧戴藤鹿南康記合浦有

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警晨戴藤鹿南康記合浦有  
一支四條直水底光燄南史阿育王像晉咸和中丹

上各一夾水底光燄南史阿育王像晉咸和中丹  
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惟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

無有光映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  
惺乃令馭人任牛所之半徑牽至寺惺因留像付寺

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浮出取送

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  
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

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  
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惺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

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  
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

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墟



欽涕泣像更放  
光照燭殿宇  
夢中綠袍  
揮塵錄會文肅公布帥定

吾必為宰相然須南遷請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中

十郎綠袍北向謝恩豈非他日賤司戶之徵乎後十

州司戶參軍勅到取幼子緋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

十郎即緋人肉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載籍以

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頗喫人

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

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臆爭堪喫五代史長從

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

忠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

九國志吳將高濃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他日暮必

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

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

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

意即殺而食之以構積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鬻

櫓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所訴者斬于洛

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屠之朱燦則在所

不足飛蟲博物志景初中蒼梧吏劉京云廣州西南

論也飛蟲接交趾數郡桂林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



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  
 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  
 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還珠賦蘊唐末就試試合  
 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夢寐  
 有人告之曰何不見素  
 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夢寐有人告之曰何不見素  
 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  
 族祖康為廉州貳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  
 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  
 勿珠還蓋用前事也廉州即秦合浦七郡之一以其  
 地有大廉山改今名吳東湖有詩云行李紛紛游宦  
 子幾人不白衣吟詩本集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  
 愧大廉山白衣吟詩本集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  
 前長堤夜月甚明見白衣吟詩本集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  
 鳳凰池上鳳凰飛勞若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  
 時遣人問已失之後相自黔南碧桃別墅北夢瑣言  
 入為大理遷刑部侍郎往視之乃有橫石隱  
 鉅南海有水路多磧然在水因奏以開

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民至今賴之昔時紀事  
 駢好神仙赴安南有詩不將真性染埃塵為有烟霞  
 伴此身帶月長江好歸去博羅山下碧桃春蓋有別  
 聖在安京山誤以饒燈天寶遺事南方有魚多脂東  
 為惠州羅浮也饒燈六帖鄭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  
 樂則明謂贍米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四十萬緡市  
 之饒燈贍米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四十萬緡市  
 虔告米以贍安南欽州龍門江西行珠文甲交州  
 可以遠交附永安州其界即古越裳也珠文甲交州  
 魚山合浦長三尺皆上有甲珠文雲錦蓮浦朱均王  
 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鑿物雲錦蓮浦朱均王  
 於所居東鑿一池蓮自娛後踰五十年不生末  
 樂二年夏池中忽有山葉猶青錢踰旬則翠蓋紅華雲  
 錦燦爛時均王有子瓊為靖州同知瓊子天子南庫  
 惠明年登鄉榜後遂第進士為監察御史天子南庫  
 雞昭集市舶錄金峇夷進獻番夷進獻式六帖禮部  
 山卡海天子南庫峇夷進獻番夷進獻式六帖禮部



色無值價物鴻 瑞龍腦 雜俎交吐貢龍腦禁中呼

臚寺量之酬答 續書史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

枚香徹 海角亭 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

十餘步 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

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曄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後不復

分書 螺筐 府志螺珠螺也嘉靖十二年採珠至二十

也 立採法四閱月方纔封池用官民銀七千餘兩除織

造螺筐起蓋廠房并雜用夫役等項動擾於民不預

造報者不下二千餘兩僅得珠四千餘兩所得不償

所費尚且碎小至隔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知府

胡鰲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年螺珠未生縱有

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錢糧考之洪武

二十九年 詔採珠至永樂十四年始復採又至天

順三年 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 詔採

珠則以為頻數矣嘉靖五年 詔採珠其年十二月

大雨雪池水冰結樹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公

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十二 三年連採此珠之所少也

雷州府 雷水 夢溪筆談世人有得雷斧雷漢者云

親見才豐中予居隨州夏水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

得其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

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



有居民陳氏獵得卵雷乃霹靂開生一男子陳大建  
 三年為州刺史陳文王是也善政甚多郡民具由奏  
 請改立州自是始名為雷就合州之西南岡中置立  
 廟堂三間塑雷神一十三軀圖其像列于廟間每歲  
 春秋刺史躬行祀典乾化二年壬申八月十六夜颶  
 風大作廟堂忽失二大梁廟令申州尋訪於試太常  
 寺奉禮郎吳從殷在英榜山石神座西見二大梁乃  
 所失之梁也始知神托風雨遷移若有擇地而居知  
 州謂其靈異構材接連石神造廟宇即今廟所也自  
 是益顯神靈官吏祈禱如影響犯者必死求者必  
 應廟有活雞活羊者蓋祈禱之所捨也為狸虎所捕  
 至旦狸虎皆暴死於廟前嘗有州之頑駭者假修廟  
 之名深入鄉村中乞成糧未入手於是就其所修廟  
 自絞其手號呼痛楚直抵廟庭命僧道誦經禱謝始  
 得釋復有廟人夜宿廟中天將明廟門忽開即有車  
 蓋侍衛直上抵正殿朝令驚惶意謂刺史到廟奔走  
 迓迎忽爾不見其顯如此偽漢大有三年庚子歲正  
 月十五夜廟前井中忽音樂振作入抵廟正殿詰旦

廟令陳延長以為異申州知州尚書率官吏詣廟  
 見有神龍行跡鱗爪印遺流涎沫久而不散尚書具  
 由奏聞就當年八月上帝命差內班薛譽就州重修廟  
 堂增置兩廊三門始封為靈震正石神封廟內土地  
 重修時將遷石於西以正殿居東使人昇石不動  
 遂鑿其根愈掘愈深將及丈餘其始立石蓋一塊耳  
 乃知其神靈不許遷動也按州本以擊雷水為名陳  
 文王即刺史也蓋有功於民沒而神靈者寇準謫雷  
 時有留題英靈陳司馬宅或其後也其詩云公餘策  
 馬到英靈幸有官僚伴使星人物熙熙風景盛好將  
 佳會入丹青此記俚妄本不圍洲交州記曰圍洲有  
 足辨以相傳又故存其略云圍洲石室其裏一石如  
 鼓形榴木杖倚杖看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今遂溪  
 縣西南二百里持起西海中圍洲七十里有古名大蓬  
 萊其洲團圍皆海故石之洲上有溫泉黑泥可陷湖  
 以浣衣使白如雪人多田少民以採海味為營陷湖  
 府志陷湖在遂溪縣東南七十里周圍十餘里其泉  
 極清故老傳云古係托窹一村唐時有一白牛入于



本村村人共殺食之惟一老嫗不食一日天降大雨  
 二村俱陷老嫗携一傘竹杖乘雨而走一回望地陷不  
 已遂以傘竹倒生湖傍因名陷湖即今湖光巖也蜈蚣  
 其後傘竹記曰大蜈蚣出徐聞界取其皮可以冒鼓南  
 皮交州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  
 牛或遇之則鳴鼓如火炬以驅逐之葛洪遐觀賦曰  
 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肉白  
 如海鯊足脊皆有骨刺能食人春暮時化海語鯊有  
 二種魚麗之鯊蓋江漢間廣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  
 黑紋鬣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  
 旬日而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或曰虎黃子  
 紋直而踈且長者鯊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黃子  
 杖蘇文以黃子木杖為子由生曰之壽一壽靈壽  
 時偶收用千載相瘵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  
 瘦多節自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栽世用或緣此貴

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椰子冠穎濱集過姪寄  
 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把椰子冠穎濱集過姪寄  
 絲幅巾緇撮強為儀垂空旋取海粽子束髮真成老  
 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  
 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蘇軾和天教日飲欲全絲  
 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踈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  
 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天寧銅鼓書  
 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云諸寮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四  
 方同類來者有官豪富子弟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  
 扣鼓竟乃遺主人名銅鼓釵府志云擊雷有大釵鼓革  
 形而金質則亦金屬也中空無底釵垂四懸款制奇  
 古隱隱若卦遶身如紋如羅扣之淵淵亦佳器也皇  
 慶年間郡人復得其一於英山之原其制高二尺有  
 四寸徑四尺餘形模圓廣精雷廟石龜府志二座當  
 巧完全見前後所得者特異雷廟石龜府志二座當  
 外小阜上乃青石琢成龜形蓋古墓蓋也其一為雷  
 擎裂開不相連屬草木生其間天順間開處猶能容



掌弘治以來其開處以漸生合至今堅實自跡僅如  
 瘡癥而已詢之石心僉曰凡石在地中曾經斧破歲  
 久未見復合者亦以此也  
**金牛庵** 府志唐開元中見  
 置地面故以為異也  
 大異眾逐急牛起而沒掘六尺餘止見尾五寸許村  
 人砍取之乃也  
 夜牛常出泰  
 外跡印  
 墓於青灣七世孫曰顯甫刊公戒子孫文于碑置墓  
 側見存春色清日節盛一百五寒食遵遺俗潑火  
 霽微雨菲材忝國恩因病得吾土何以知殊榮此日  
 奉宗祖新安維皇考豐安則王父松楸數萬株岡勢  
 擁城府二塋相去間近止一舍許前曉揭星牙蠲潔  
 具壘俎芬馨達孝誠儼若待容語禮成無一違觀者  
 兢墻堵退惟予小子未老膺旌斧顧已胡能然世德  
 大門戶思為後嗣誠未未若家矩子姪聽吾言汝各  
 志心膂汝曹生綺紈得仕匪艱苦學業勤則成富貴  
 皆自取仁睦周吾親忠義報吾主間須求便官墳

善完補死則托二塋慎必慈他所得與祖宗遊魂  
 遂寧處毋惑葬師言背親來福祐有一廢吾言汝行  
 則夷虜宗族正其罪聲代可鳴鼓宗族不繩之鬼得  
 而誅汝咸淳已巳孟夏既望七世孫顯甫謹刊石  
**伏波例封** 府志在府城南三里祀兩伏波將軍前伏  
 蘇軾有記宋元豐五年封忠顯王誥曰明神在于天  
 幽功施于世從而修殿古之道也靈貺所及屢獲嘉  
 應宜賜爵號以答而修殿古之道也靈貺所及屢獲嘉  
 封誥曰雷州忠顯王宜特加封忠顯王宣和二年  
 精爽常為石窰之遊既憑物以顯靈况有功而當祀  
 嶠南萬里遺愛猶存廟食千年英風尚凜頃緣使舶  
 共苦風濤漕臣修致禱之虔以求共濟屏翳息號空  
 之恐飄順而安遂成濟海之功無愧伏波之號宜進  
 加於徽號用昭報於寵休神其格思歆我嘉命  
 可特封忠顯王兩神同一誥蓋例封也  
**蘇公**  
**問舍** 宋史蘇轍責雷州安置儂民屋章惇下州追治  
 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君鞅治秦法嚴舉國  
 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  
 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呪肉王母桃  
 乃歎曰為法自斃一至於此惇之謂也  
 筆談予在中書校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詛  
 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  
 為生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  
 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  
 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  
 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束鮮金帛不至則腹裂  
 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  
 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  
 欲更無**雷擊劫葛布**數葛將渡水有難色適一男子  
 他術見而謂之曰汝負兒我為汝持布則不難矣婦  
 同渡之遂付之葛其人得葛即疾行比婦人登岸則  
 彼行遠矣婦人號泣棄兒逐之度遠不能及哭道傍  
 見一人乘馬至告之由且問其人所在乘馬者曰適

見一人離此數里許持葛跪草中豈汝布耶婦人亟  
 往果見其人僵死草間蓋已為雷震死尚跪而不  
 鬚髮皆雷火所焚而葛布在手鮮好無損兩手皆有  
 篆字婦人回水傍兒已因覓母溺水死矣又正德末  
 有張姓者亦雷州人其事殊池牛人監牛嘗使之買葛  
 雷州每葛止與直之半且雜銅與之小民怨甚噤不  
 敢言乃詣雷廟訴之張既滿載渡海將去忽天落火  
 如毬焚其葛張乃在桅杪抱木而死就視之鬚髮皆  
 盡而束髮簪獨閣頂間是**電斑竹**地里志雷州石盜  
 日天火焚其家無孑遺  
 錢府志舊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  
 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  
 故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獄  
 廟等處其**木佛**府志在第六都香坑村昔年水漂  
 恠遂止**佛**府志在第六都香坑村昔年水漂  
 人棄去復返者數四因異之刻為九座**木石牛**府志  
 佛旱勞禱之應如影響至今其佛尤存



溪縣第三都英靈下村昔有土地堂陳時有客驅牛  
 過堂前悉化爲石石皆半牛頭形容因家於此即雷  
 種之祖地也後人因其石**萊公燃燭**歸田錄寇準知  
 如牛形故立爲石牛廟**萊公燃燭**鄧州自少年富  
 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  
 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問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  
 祈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營然若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  
 此祈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愚谷賜袍**海康  
 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成也**愚谷賜袍**海康  
 王景賢字希賢號愚谷仕至靖江路推官致仕至治  
 癸亥文宗潛邸于瓊因獻詩爲所嘉賞手書愚谷二  
 大字賜之天曆中復有六花宮袍之賜然能自守亦  
 善詩嘗賦清貧有黃蘗有味輕瓊饌紫綬無功愧綠  
 箴之待船渡海蘇文別子由渡海有詩子由和之語  
 句云待泉人許九船來纔可觀此**自作挽詞**秦觀淮海  
 則宋時閩人因船來纔久矣

詞嬰釁徙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棠吏來驗  
 屍藤東木皮棺藁塋路傍孤魂不敢歸惴惴帶  
 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  
 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  
 斯修途繚出海崖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  
 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空濛空雨零慘淡陰風  
 吹嶺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飲黃  
 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類聚東坡云歲在庚辰  
 六月二十五日子與秦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  
 與平丘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恠之予以謂  
 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  
 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石馬井**府志在徐聞縣東五里故老相傳昔有馬夜  
 馬故號石馬井見有碑刻石馬之龍爬石府志舊縣  
 神其源泉常灌一村厰田上上龍爬石府志舊縣  
 崙埠有石枕于海岸長五尺闊三尺宋嘉定九年天  
 大雷雨龍降其地爪痕在石如鑿有泉水在石湧出



旋為潭鄉人遇 **鳥鰒** 南越志鳥鰒長五丈其身黑長二丈

旱於此祈雨 又 **蝦鰒** 長五丈其尾似蝦

**黃魚** 府志每年九月黃魚化鳴出水集岩樹人網之

**颶風** 府志求樂元年颶風大作潮壞海堤泛溢至城

是年颶作海溢至城盡傷禾稼民告災減征嘉靖二

十一年颶六月二十八日颶風大作廬次年告饑發賑三十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颶風大作廬次年告饑發賑三十

**變異** 府志嘉靖三年地震十五年七月星度竄度二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夕有星大如斗首綠尾頰

自北流入南熒然有聲八月月初八夕月上弦傍下弦

三十五年五月雷起震死白沙村一家三人又震一

婦復甦胸前有五爪文是月方家村地裂長計三十

丈 **有年** 府志成化甲 **無珠** 府志正德五年守珠池太

詔採珠對樂池無珠十四年守珠池太監趙蘭激

地方嘉靖元年御史陳實奏革雷州守珠池太監不

果後十年提督都御史林 **異鳥** 府志嘉靖四年徐聞

富始奏華之粵人大悅 **異鳥** 那追嶺五色異鳥至

群鳥從之 **見龍** 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四月龍見其一

越旬不見 **家雷火** 延燒 **博徒** 府志嘉靖十九年秋城東博徒王

調會坊六家 **博徒** 府志嘉靖十九年秋城東博徒王

嗔怒其勝乘醉殺之逮其妻子 **乳子** 府志嘉靖三

命文順得甦訟于官各正典刑 **乳子** 府志嘉靖三

有婦乳子 **四目四耳** 府志嘉靖三

**瓊州府** **極外** 交廣二州記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

**海中** 長慶錄瓊州在南荒大海中居廣袤千里

**志瓊** 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

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

卷之二十一 風俗 七 六



上祈為石所吞嚼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  
 忽作聲曰我為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  
 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浸入石中復不見宋靖康間逆  
 酋王文滿煽亂率眾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  
 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蠆彌空肆  
 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黎母海槎  
 桂海虞衡志云黎母之顛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  
 上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板但  
 覺水泉甘美絕異爾初疑其言近聞之熟黎者曰村  
 代生一壽婦主諸岐已嘗至山下有淵泉極甘旁有  
 果殼鳥羽盡中原所有者余方知石湖之言或有  
 據也岐乃生黎中原所有者余方知石湖之言或有  
 崖翠鳥 玄怪錄袁誇郎者陳朱崖太守洪子也年二  
 之袁甚好玩忽失所在方詠詩顧見雙環婢子立在  
 其左曰袁郎此篇甚為佳妙然未知我封郎能押劇  
 韻袁曰汝是誰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  
 致之乎婢子曰翡翠化身遊行為郎羅得封郎去此

不遠但具主人之禮少頃即至袁乃命酒具茶器  
 移時而封生已在門外遂延入自稱封衡字平仲温  
 雅爽邁博論子史賓主相得袁曰足下高居當垂見  
 論封生曰來日奉邀然非僕本居贅干瑯琊爾再三  
 殷勤而別明日辰後小童送書袁郎策馬從之行可  
 十萬里賓館弘敞有四人出宅皆王氏昆弟也設酒珍  
 羞萬品女娃十餘人絲竹並作日晚王氏昆弟醉寢  
 封生曰拙室有姨美淑音請君思之袁曰但恐龍  
 門下難為魚耳封生因入白即出曰允矣明日吉辰  
 便為迎日袁大悅明日王氏昆弟陳設茵榻帷赫  
 然眩目袁入有青衣持牋催妝後篇詠甚多而不悉  
 記惟憶詠花扇詩云圓扇畫方新金花照席茵那言  
 燈下見更值月中人妻姝麗絕國及後班坐桐陰封  
 生鼓瑟顧謂曰姨夫豈無一相贈袁即賦詩曰寶  
 匣開玉琴高梧消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  
 必蒼梧東激懷怨湘浦相與恣情遂無歸思忽覺妻  
 色慘然又飾行裝問封生曰丈夫人晉侍中王濟也  
 久為陰道交州牧近改弁州刺史衡當隨行若足下

系下

七百五



以賢尊在此不能俱往則當從此有終天之別其妻  
亦鳴咽涕流遂聞外人呼聲走出迴顧已蒼然不復  
見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歸數月猶恍恍往  
往奔至前所別無所見復涕泣而還終歲乃如故  
龍宮白牛 府志龍宮潭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  
中必倦喘而出其主異之乃置刀于角後復沒見一  
蛟傷而浮起乃知其與蛟鬪也至今風雨忽有龍出沒  
旱魃鄉人深潭泥人 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為赤數年  
往禱多驗 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  
而泥人出若貪汚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成羅  
昌作令時潭深東湖銀器 府志東湖在縣東一十五  
數丈餘皆填塞 巨室陷下為湖水深黑鄉人建廟於側其中  
人欲假則具楮疏香酒告廟少頃器浮出如數用畢  
復還人以爲常後有錫器易還竟日不沉其人自  
以舊物還之乃沉自是不復出宋末鄉之老者猶言

日擊其事又元時天旱潭中一物如柱直登高十餘  
丈須臾而倒其聲撼動不三日大雨後遇旱郡縣即  
取水以禱徑寸珠 府志史云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  
今則淺矣 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上疑焉召伯醜筮伯  
所隱具言其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  
珠上奇之賜錦臂條 青瑱元豐中李廷臣官於瓊築  
聯云思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賜進龜冠詩  
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干金易之藏為珍寶龜冠詩  
坡在儋耳葛延之自江陰往見嘗以親製龜冠為獻  
坡愛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  
愛喜智而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年誰能用爾  
作小冠岫螻耳孫翔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  
思時螺杯海槎餘錄鸚鵡杯即海螺產于文昌海相  
整視螺杯頭淡青色身白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  
者用金箱飾凡頭頸足翅拍板帖帖云王十六秀才  
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陪  
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劃奇逸如欲飛動曾直作小  
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霜亦  
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士矣蓋自惠移昌化時也  
茶孟詩無舊志東坡移廉州以茶孟惠許君瑤且煇曰  
樞密所窮舉取謝許云東坡遺物來歸我兩手摩  
娑思不窮樂中萬州上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輝溪  
鼓水得一鼓長三尺面圍五尺二寸許沿邊皆科  
斗各銜線抵臍東腰參尾若今之杖鼓擊之聲如鴛  
鶴間數十里凡鼓形聲未有如其怵遠者頃文昌人  
挖得八十一銅鏡長筒腹底響亦金硯生官臨江時  
曾承遣往湖廣採宮殿木舟過鄱陽有硯隨舟而浮  
撈得之磨面耀金兩片背刻誰割紫雲落我書几  
其夾津津中含霖雨易發六藏蒼生之喜後有名僧  
告曰此乃陶五柳物也開母數十年雖必一見然不

可鉤致今以子問學故付之耳桐鄉特置金藏之  
每私戒論子孫以為世寶近聞為他人所得之  
執誼唐書韋執誼為郎掌誼職方觀圖至嶺南輒  
既易句試觀之崖州圖也今德裕太平廣記李德裕  
以為不祥惡之宋貶死於嶺南今德裕太平廣記李德裕  
東都嘗召僧德裕已之於嶺南今德裕太平廣記李德裕  
曰南去遂不復手僧曰之於嶺南今德裕太平廣記李德裕  
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羊今德裕太平廣記李德裕  
五百羊耳公慘然而食曰吾師夢行吾山見和十  
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督我我因問牧者果  
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果  
曰此侍御學生所食羊嘗試此夢不淺於人今者果  
如師之說耶後旬日報武節度使木暨遣使致書於  
公且饋四百羊公大喜即召營其事僧嘆曰萬羊將  
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悅旬日關其南多障瘴去  
崖州司方類聚詩話文賦有鬼門關其南多障瘴去

崖州司方類聚詩話文賦有鬼門關其南多障瘴去



者罕得生靈此謂之鬼門關也  
 在何處生靈此謂之鬼門關也  
 長慶集後載李崖州與一絕句其言粗俗似幸其禍  
 敗者余始知樂天或曰浮屠某作也樂城遺言李德  
 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例祀廟海樸餘勞  
 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例祀廟海樸餘勞  
 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馬凡新宮到任  
 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  
 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羣馬飲于河馬忽覩  
 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為神余在時彼中  
 以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祀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  
 至亦以例祀眾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于案任內  
 當不吉后歲餘守卒鬼哭灘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  
 此神亦靈驗矣哉鬼哭灘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  
 相傳此石比海木特下八九尺海泊必遠避而行  
 墮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

海中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  
 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  
 百十爭互為群來趕舟人以米餵盧多遜類聚竇儀  
 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亦不詣崖州吾  
 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嘗有憾於普又  
 善其進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  
 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  
 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四六話盧多  
 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  
 極以無山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  
 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眾  
 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繁李崇矩石林燕語祖  
 骨雖有五代衰氣亦可哀矣  
 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為一品之上然  
 至其罷免歸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  
 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  
 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并降



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丁謂談圍丁崖州多智數在  
 衛仗司而卒猶贈太尉乃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  
 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計南京春宴必有中  
 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約商人曰汝必  
 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而去至則  
 須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  
 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  
 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  
 立主之功多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  
 聞丁謂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汗至崖盡縱所乘  
 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  
 之命類聚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  
 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戶為大  
 矣聞者絕倒類聚丁有途盛暑詩山木無陰驛路  
 長海風吹熱透蕉裳渴思西漢金莖露困憶南朝  
 步廊江上綸竿輸散誕林間冠鷓負清涼下程欲  
 披襟處滿眼緒桐兼佛桑四六話丁謂文字雖老  
 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

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  
 道川謝表云必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  
 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方萬里歲律一  
 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清春之望人亦哀之  
 胡銓容齋隨筆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  
 公事幸期佐理勿憚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  
 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  
 昏多遜不許遂浸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  
 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即朱崖也軍  
 守張生亦衡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  
 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韻詩為其生日壽  
 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  
 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絝以  
 廉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雲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  
 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從者為何事  
 哉當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  
 貢東通志



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訖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  
 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  
 擅殺八也西悟遠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  
 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  
 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身詩示仲  
 興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  
 日與死迫古趙鼎歸府志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  
 今一轍也趙鼎歸府志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  
 死之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越明年三月  
 於一德格天閣言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降  
 朝旨趙鼎李光遇赦未不檢舉其令本軍月具存亡  
 申尚書省後鼎不食而死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  
 李胡北歸矣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無敢  
 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遣書持藥及酒麪為饋忠簡  
 公答書今存張氏陸游曰趙忠簡謫朱崖臨終自書  
 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嗚呼可  
 不謂偉人乎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汪應民為文祭  
 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危難之時一斥南荒遂為

死生之別事已定于蓋棺恩特容于李光莊簡公光  
 歸骨吏村之火其十借三兵以歸道中一絕云晚  
 作詩極清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鴈道中一絕云晚  
 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雞犬靜  
 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為中司  
 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密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  
 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烟深處忍分離追扳重見蔡  
 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禽共墮北轅應許  
 鴈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  
 有深意夷堅志云趙丞相忠簡貶珠崖桂林帥遣使  
 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越三日方張帆早  
 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互相逐而下極  
 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  
 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披髮持  
 刃出蓬背立割其股一作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閉  
 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  
 言曰朝來蓋巨鱗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鱗更生耳  
 所謂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魚與吾舟相值在數里之



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鱸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木飲西陽雜俎朱偶言也此說張子思得之使臣云木飲崖境內有一島居民甚衆地無井泉海水特巢居皆巢居珠崖人鹹取草木汁飲之號木飲州

曰男女皆椎紒或被髮徒跣

鑱身繡面雜俎越人習

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儋耳鏤頰

漢書武帝元鼎

老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耳郡張晏注儋耳人鏤其頰及上

寶母原化記魏

連具匡為數支狀似雞腸纍纍下垂

石後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

木威西陽雜俎

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得美珠

獨報枝東向曰木祝雞翁

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

威南向日橄欖

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攝衛事

嶺南異物志韋執

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

史閱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

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繁賢請叅攝衛事

海島無恙

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語將

去懷中取藥兩帖如蓮葉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

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鶴山近訊集鶴山

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潘瓊州子順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

以西為賊所據者已三四十縣皆火其居而殺其人

妨耕奪財生者流蕩死者煩冤况有如魏帥諸人方

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

之恤自今諸事愈費控御後憂未

李孟博會稽志

攸屈也此皆得之江西近訊者若此

莊簡公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

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於瓊州未卒數月前

忽夢至一處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

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

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

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聚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



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烟丹臺路  
 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  
 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元明宗菽園雜記皇宋第  
 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  
 羸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  
 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舍笑語羣臣鳳雛  
 寧與允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胷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  
 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  
 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  
 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  
 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呼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  
 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一過適過廷器指揮談及之  
 為略考諸史田所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俟  
 知者史云元順帝名脫權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  
 曾氏名邁來迪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  
 帝嘗被諛於文宗後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即位初文  
 宗在上都時將立了為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

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使  
 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不敢斥言唯諷集使速  
 去文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  
 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  
 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既立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  
 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後至元二年二月追  
 尊帝生母邁來迪為真裕徽聖后至八年十一月集  
 卒年七十二錢塘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  
 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粲然可觀順帝  
 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  
 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  
 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  
 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  
 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  
 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  
 文宗親改詔稟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  
 遂得釋兩目由是喪紼場府志王文端公直洪武末  
 明不復能楷書矣紼場隨父太守公學郡齋性雖



端重而好游賞民有張思惠者以染作馴其衙公喜其村野每登臨必與之時郡俗村落鹽蛋小民家婦女多於月明中聚紡與男子歌答為戲凡龍岐二水大英白沙海田諸處俱有之號曰紡場公為思惠所導亦遍遊觀因作紡場賦後公既顯思惠以解役見公於京師相與作郡東語地黎之談連夜不息詢及場女舊事兩相於邑發嘆後思惠歸述其事余先祖因小絕寄戲公得詩屢咏而匣之曾雙溪於天順末寄在深庵詩亦詠此事蓋其俗雖經革於正謹座府統程守瑩然餘韻猶存至成化中始無矣

林桐字茂材南橋人有襟度然遇酒即狂肆大醉後或着蓑效占牛驚鼻囚諸飲或舞蝦蟇鷓鴣漁唱巫歌謹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贊宅見所頓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雖也平生恨見之何為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章貢司訓生徒方群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新掛教範士皆驚訝後值不飲時歛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重之丘深庵嘗譬之

為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岸  
入冬則成川為淵供飲利溉  
居礮城之東年七十餘嘗負大瓢行山野間口歌咄咄方饑食遇蘇文忠公曰世事何如婆答曰世事只如春夢耳公復曰何如婆曰翰貴一場春夢耳公曰然因號為春夢婆公有詩曰投梳喜有東隣女換扇還逢春

世事一春夢

荷志

萬里一歸人  
府志祭庸衛倭戎士也永樂中  
所俘後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為浮屠久之乘間泣  
言母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  
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雞窠小兒瓊  
而庸年已七十餘矣鄉里莫不嘆異

萬里一歸人

府志祭庸衛倭戎士也永樂中

人宋錢易洞微志云李員為承旨太平興國中奉使  
過海至瓊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邀員見其父  
叔連年一百二十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梁卜雞窠  
中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乃九代祖也不語不食  
不知朔望子白雲片鶴府志金明縣人為道士自稱  
孫列拜而已白雲片鶴白雲片鶴宣和初游汴見趙



鼎人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

黃道婆

種木綿紡績為

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推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綿弦竹弧置彼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元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方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幌其上折枝團鳳棊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歲既就暇未幾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矣無聞玳瑁片梅棧餘錄玳瑁產于海洋深處其大者十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驚背負

盛漆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衛公帖公在朱崖表

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

人物情所棄雖為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卑

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

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極恤資儲蕩

盡家事一空百日嗽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

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

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

十一月二十九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

狀侍郎十九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

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

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

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

怨讎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

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

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勤石



秦檜如虎無一人敢輒奇聲張淵道為廣西師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麴為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東坡父朱子語錄東坡晚寒苦厄之狀畧與衛公同東坡父年文雄健不衰然亦疏魯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記亦無意思伏波當年踪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鬼物辯上有煉形者自焚其身土他然二碑筆健鬼物辯上有煉形者自焚其身土人肖像事之有東土南天北天之號俱謂之佛比天舊有木像在臨高居洋山庵中成化初適有神物來憑其像事甚奇異吾友王聰子達始事之度每欲神降即置像竹輿中令二人手昇以板布灰神至用輿脚書詩辭甚有音響又組織書史中語為四大句對偶亦精緻其諸陰陽術數書皆能通之與專門術士無異凡來問休咎者絕不及時事但因人規益不啻良師友感化者甚眾聰嘗與其弟勝失友愛者數年感之兄弟如初鄉之人士好事者愛其詩詞亦爭肖像而事之未暮年殆遍闔郡咸曰此北天佛云亡而

復回也辯之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造化萬物孰有向於有而不歸於無者蓋氣聚而來氣散而往常理也及是焉必有不得其常者矣記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至其所謂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熏蒿悽愴者不過狀其神氣之著未有能造人言語肆胸臆於冥冥之中如此者惟不得其死者則氣未散而不能去於是或乘風雲或倚木石附人身為妖孽恠異如春秋時鄭伯有之為厲晉世子申生之討夷吾及其神降於莘有聲與人接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有鬼神憑焉又若漢武時長陵女子以乳死聞其言不見其人時去時來則有風肅然謂之神君見於史傳暨釋官者甚多此特托比天佛以惑人耳假塑像論救園雜記閣老丘公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為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為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說



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  
 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  
 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做文翁石像為  
 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  
 已矣六眸龜宋史萬安州宋太宗時嘗獻大眸龜今  
 之矣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陽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  
 日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看  
 他大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寓言以  
 諷呂未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  
 出欽州只兩眼餘四日乃班紋金黃花園長中黑與  
 真目並排皆正不偏子細番車魚海槎餘錄玠秋晚  
 辨認方知為非真月也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  
 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之數丈離而復合者數四每  
 下尾上決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離而復合者數四每  
 一兆躍聲震里許余恠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  
 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中州藥肆懸大

魚骨如杵曰者補錦谷舊志蔡氏二女瓊山人父克  
 乃其脊骨也娘喪父越三十不嫁元亂統父兵保境東寇陳子瑚  
 陷郡聞其智而有色欲取之九娘逃入補錦巖被熏  
 死舊傳子瑚至設酒迎之子瑚醉乘間逃補錦谷子  
 瑚醒賦詩云一笑花前醉似泥綺筵歡劇不聞雞馬  
 蹄到此空歸去不是花迷是酒迷惆悵而歸九娘死  
 巖中谷名與熏死皆不同一說避本部都帥陳乾富  
 其妹嫁遵都王和守寡子瑚主金創醫濯纓亭筆記  
 簿丘田欲墟之不屈自縊死金創醫瓊山唐絹成  
 化已丑進士為江陰令廉而恕時特越法有所縱會  
 御史怒其專擅劾為故出罪當謫戍絹無以自明奮  
 怒引刀自刎而不殊時武進令熊紳絹同年進士也  
 聞之亟令善治金創者往視之醫云可縫合其傷處  
 而傳以藥踰時自少瞬則生否則不可為矣已而目  
 瞬果不死狎復令人代絹詣闕訟寬章下南京都察  
 院辯之白絹得復官嘗恠喉管脆薄安能勝縫紉  
 線久必敗何以能聯屬醫云用藥煮過桑皮絲柔韌



不斷以繡鍼引而縫之與肉相入乃施藥則自不潰  
 敗故得愈也唐史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之不反五  
 藏皆出血流被地武后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白花  
 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則醫之治法自古然矣  
 異牛府志一陽和尙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文昌邁  
 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岍具棺以葬于西坡地隣里以  
 岍注意於方外士皆晒之岍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  
 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岍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  
 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中牛生一犢毛作白文  
 若架裝然心竊識之後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  
 岍以爲一陽後身無疑遂令僮善芻之惜不教耕作  
 鞍跨之走勝馬一日岍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  
 牛曰爾一陽耶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艘  
 謝家竊殺岍緝獲賊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  
 頭辦錢六十文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岍私計錢適  
 合前葬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金絲鸚鵡海槎  
 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  
 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  
 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  
 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莫之爲謀余  
 適抵郡咸來問計余隨請原文讀之將剽崖州瑣言  
 來船作覆來船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崖州瑣言  
 新繁縣東湖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父老曰吾潛  
 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  
 於萬里外後於上中掘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聽馬  
 蹄該聞錄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謂守金陵王生  
 潛聽其馬蹄聲曰參相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  
 真宗晏駕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  
 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克山陵使故有是  
 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類螺石海槎餘錄  
 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類螺石海槎餘錄  
 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馬大比豆粒好事  
 者藏之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



其中遂移動盤旋鐵襪孫公談圃瓊崖四州在海島  
 不已亦一奇物也鐵襪上中有黎戎國其放散處無  
 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為司戶管內  
 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  
 即深入其地反為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  
 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丁星造兩  
 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  
 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窠穴國初  
 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  
 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為鞵入其地多使斬馘至  
 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  
 其上蒙即荊公夫人之叔父父先妻吳與荊公夫人  
 同母親見藤弦為虞衡志海南黎人用長梢木弓以藤  
 蒙說如此藤弦為弦箭長三尺無羽鏃長五寸如茨  
 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刀長不  
 過一二尺靶乃三四寸織細藤束之靶端插白角片  
 尺許如鷓鴣尾以爲飾梁飛子府志唐貞觀初析崖州地立瓊州

址俱具癖宇初豎一夕梁飛失向後覓神應府志後  
 得之於今城遂因定州治今衛基是神應北十里  
 白沙津商舟所聚處也然淺窄不通大舟每夏秋颶  
 發多風濤之虞宋自熙寧中莞帥王光祖以來累欲  
 穿港而未能至淳祐戊申颶風大作夜鏜鼓聲府志  
 忽自衝成港人以爲神因名曰神應港鏜鼓聲唐時  
 有尹文昌鄧姓者携家眷三十六口至何恭都宿於  
 路當夜風雨交作舉家不見於此旦暮嘗聞鏜鼓聲  
 拆副產弘治十五年那邕都國子生張鉦妻馮氏既  
 子雲龍塊然在今潭魚成水府志鯉魚潭在澄邁縣南  
 異魚如鯉身首稍圓不下千百數以飯投之始則如  
 掌大者群食再投則盈尺或二三尺者出食人不敢  
 取水雖漫魚不離所間有隨水出者人獲而剖石龜  
 之血流滿地烹之成水禱雨隨應上有人獲而剖石龜  
 踏禾府志崖州北五里北廂豺狼村嶺下有石狀如  
 龜長尋闊二尺初在遷拖村前水邊夜每出踏



傷田禾村人馱之乃走此尋  
 踪獲之折其一足跡今存  
 瓦倒屋傷人牛馬立不安  
 雷晝夜不息正德十年八  
 疾凡瓊山界溝澗田沼水  
 深三尺飄溢坡岸東北乾  
 弗勝拾之嘉靖甲申樂會  
 震蕩彌空屋瓦皆飛居民  
 折之駕出數丈地人亦為  
 死牛馬豕鹿溺死無筭海  
 棲干木末父老駭之以為  
 十四日瓊山颶風猛甚公  
 盡是歲大饑癸卯颶風天  
 如期而作歲又告饑天鼓  
 北方鳴至產異府志正德  
 西南方止產異僕陳貴妻  
 盤男搖籃中母不敢近失  
 七年瓊山民楊姓者生一  
 子體髮純白如雪雙睛似

猶年二十餘斃十三年城  
 家有牝猪生一子其形類  
 郡學洿池○丘濬記畧禽  
 鴈又隨陽之鳥秋實南而  
 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  
 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  
 南而知無南人以文字治  
 驗龍起嘉靖十七年七月  
 矣龍起田中風號木噴烟  
 上有飛蝶萬千鄉中老幼  
 鬼風俄而過山嘯田禾草  
 勢愈烈飛草颶泥散亂滿  
 振陰雲西下鬚鬚下際未  
 之微見半身及尾數丈翔  
 云因改裏洞村為起龍村  
 東潭一物隆起噴水自蔽  
 角屢起屢踏盤旋久之後  
 有一龍自潭口逆而上垂

余下  
 四二  
 七百七



尾相曳以升偃木遇巨鯀灣上月出叢談梧州山界有海  
 覆舟不可勝紀乃往瓊之路當二月之交海鯀來此生育  
 且極其深乃往瓊之上土人占知之俟風日晴煖則有小  
 隱隱輕雲覆其上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即用鮮  
 海鯀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即用鮮  
 鱖裝載藤絲索如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抄分贅  
 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遡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  
 其身縱綵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  
 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綵此物初生眼合  
 無所見且恐鎗疼輕樣隨波而至漸登此處潮落閣  
 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鬻其肉作煎油用向記禁訛  
 桂林帥遣使自雷州浮海往瓊所遇即此物也  
 言五行志慶元六年十月瓊州訛言妖星流墮民郭  
 七家聲如雷通判曾丰暨瓊山縣令移文驚擾後  
 皆坐慶雲府志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申時慶  
 有黑雲蓋其上白氣射之巨天嘉靖十五年六月  
 月瓊山慶雲五彩現干城之西南光彩映地

府志正德丙寅冬萬州兩雪時舉人王世亨歌撒  
 飛絮隨風度紛紛著樹應無數嚴寒透黑貂裘  
 時白過東山路老人終日看不足盡道天家雨珠  
 世間忽見為祥瑞斯言非誕還非俗越中自古元  
 雪萬州更在天南絕巖花開發四時春葛衫穿過  
 冬月昨夜家家索衣檳榔落盡山頭枝小兒向火  
 圍爐坐百年野蘭府志成化丙午丁未間文昌縣東  
 此事真稀奇野蘭府志成化丙午丁未間文昌縣東  
 形賦熒然具叢點之光殼脫爛然備五色之章食葉  
 有類乎蕤桑不假乎取伐芥斯附枝有類乎筐植不  
 待乎曲簿更張蛻形成蘭纒連房多終以十少濠  
 奇而三練分稱效曰紫曰黃紅就卷束可衣可裳  
 清府志正德六年郡霾黑府志正德十四年二月十  
 人面經寅獲異獸縣志嘉靖十四年臨高有獸如豕  
 卯二時獲異獸縣志嘉靖十四年臨高有獸如豕  
 逐至東門獲之識者以落彩虹自嘉靖二年萬州  
 為黎叛之兆後果然



唐天... 凡十夜... 釋十四年四月... 雖不同日而紅綠光耀... 若常虹起... 延府... 巷不... 夜... 積... 會... 高... 八... 九... 樂... 丘... 月... 萬... 州... 荔... 枝... 大... 幹... 吐... 花... 雨... 雹... 月... 樂... 會... 大... 雨... 雹... 漫...

地大者如彈丸... 地小者如彈丸... 成化五年... 減租... 秋... 弟... 於... 王... 茲... 西... 之... 田... 餘... 蟻... 封... 一... 香... 香... 之... 處... 即... 有... 蟻... 封... 高... 二... 尺... 隨... 挖... 之... 則... 其... 下... 必... 有... 異...

廣東通志... 卷之二十三... 桑下... 七百...



香大抵沉香為多亦有深入色八境內中州水品皆  
 為玩好彼處五指山傍滿山皆是望之如雪而光采  
 過之人取以為假山有高 青山留人 李德裕會昌一  
 至丈餘者亦不足異也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  
 住百匝千遭遶郡城德裕作相時為寒峻開路及南  
 遷有人作詩云八百孤寒州紅龜占兩 府志石在文昌  
 齊下浹一時南望李崖州 縣比五十里南  
 溪都中有紅白二龜橋 府志撒油至治泰  
 旱紅出則雨白白出則否 布袋受苦 定問以從潛邸及  
 廉訪兩至瓊最喜修造藜林見海南僧皆有家意甚  
 不憚嘗曰何物蠻菩薩無一人天花不着身也至今  
 習俗猶然近日法司劫號示象彼慧者曰土蠻亦有  
 清淨身奈結習未盡累皮布袋受此苦聞者大笑  
 木石惟 府志事理亦有不可盡窮者成化丁未遷府  
 窳藏一活蠚建江有一石群匠度取階礫中藏小窳  
 忽擊裂而焰耀如電匠皆暈仆又雷破一大竹節中

有跡蜿蜒如蛇狀是無須而生者必惟毒郡境多椰  
 樹雖絕技無陰然以株高葉叢多蓄蛇虫精毒故歲  
 數招 水怪墜 府志郡城比濠水深碧時噴撥有一物  
 震擊 昌抱虎海岸郡使人繪真形似蒲罕而非蒲罕四足  
 奉肉無指爪圓頭巨尾麟仰貯水擊之喊聲牟然如  
 牛今壕於起 神符 續志嘉靖庚戌文昌縣東莞客入  
 處遂淤淺 蒙瘴據饒頭嶺構賊黨買造兵器私設官  
 職聲言海上有大船相迎欲抵本縣從清瀾港渡海  
 以圖大事瓊山州捕官率兵往勘逗遛不敢逼人  
 皇皇皆欲匿山航海以避其鋒或有信惑神符而欲  
 為之響應者時縣丞林岳訓導林士奇督合民兵多  
 方備禦既而希易被誘至欲潛往清瀾買兵器值縣  
 募民李文遐率鄉兵數十人把截要害於是遂執積  
 希易送縣許出妖幻真情械治解府其黨遂平 積  
 善餘慶 府志先儒論之已詳今徵之吾鄉有三如唐  
 英之賑饑丘普之掩骨及玉患言揚升薛彥



祥陰德有後之論無驗後英子舟孫亮相繼貴顯昔  
 之孫濟彥祥縣遠皆位極人臣鄉人若驗天道於三  
 氏亦可以衣冠勝事秩已少况瓊於天下為遠藩任籍華  
 為勸矣化二年秋進薛公遠戶部尚書刑公宥都御史丘公  
 睿翰林學士皆在一月恐雖天下望郡亦稀海外衣  
 冠勝事真金貞婦未三閱月用和以事渡河暴風卒  
 奇逢也起同舟皆弱報者謂已死貞婦亟入室以首飾服器  
 管鑰之類盡付夫妹閉門自縊已而夫歸而貞婦氣  
 絕適名醫徐公笑聞哭聲入視之心尚微温依法救  
 之良久始甦德性姿容工巧賢慧為瓊婦女冠間與  
 用和談論古今援引皆有証據用和或不知也及用  
 和擢奇禍往會府貞婦避難于民間為彼所得將昇  
 入城貞婦曰昔王疑之妻為逆旅主人所持即斷其  
 臂而吾以目視惡人可乎不如死之為愈也即瞑目  
 不食者數日彼懼乃昇還其家氣已垂絕矣開目謂  
 夫妹曰吾分死矣汝可語汝兄善視兒女言訖而卒

睡草述異記出海南九之則令人海鮐百餘里牡蠣  
 聚族其背曠歲之積崇十許丈鮐負以遊鮐背平水  
 即牡蠣肆吼水面如山矣船猝遇之如當其首輒震  
 以鏡砲鱗驚徐徐而沒猶漩渦數里鰻鱧身徑如磨  
 齒顛頃久之乃定人始有更生之賀鰻鱧為隊常隨  
 盤長丈六七尺鐘嘴鋸齒遇人輒開數十為隊常隨  
 盛潮陟山而草食所經之路斬如蒲潤夜則鹹涎發  
 光船人以是知為鰻鱧所集也燃灰厚布所開路遇  
 灰體滋不可窺移時乃困船人恣殺之皮厚近寸肉  
 殊印魚解顛之嬰顯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  
 披餘然有黑文儼如篆籀河豚皆不盈尺海中者  
 島夷間有獲者必珍藏之玩常魚率順水而遊此則  
 者如豕服雜紅黃文彩可如訓狐船人聞其聲知其  
 旋迴戲躍噴沫之聲烏鳥如海和尚身足差長而無  
 下有河豚也以小繩繫又鏢海和尚身足差長而無  
 擲而獲之有重數十斤者



甲舟行遇者率虞木利弘治初吾廣督學大僉淮陽  
 韋彥質先生將視學瓊州陸至徐聞方登海舟此物  
 升鶴首而躡舉舟皆泣謂有魚腹之憂議將禳之先  
 生方嚴人不敢白也詰旦抵瓊留十許日試士畢  
 海而還若履平地後遷福建憲海神晴媚倏然紅  
 副考終于家語曰妖不勝德海神晴媚倏然紅  
 拜曰此海神遊也整整紅旗者夜叉隊也遇者吉  
 鬼舶三或兩帆橋樓船首尾間缺下上敬側掠浪  
 突此舉火而彼不應者知鬼舶也  
 巫乃披髮擲米拋紙而厭勝之

海外諸國

青丘

海外諸國 青丘 海內十洲記長洲一名青丘在南  
 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

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  
 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  
 真仙女遊於此地洪武物長洲高塔因號青丘生

魚筭

韻書四豪筭字下注云筭竹名而不詳其屬  
 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

可挫瓜是也崔鷄詩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  
 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  
 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或琴樣為  
 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  
 則濕復初字又作澁勒東 蛟綃紗 述異記出南海諸  
 波詩倦看遊勒暗蠻村 蛟綃紗 述異記出南海諸  
 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泉先者蛟人也  
 亦曰泉客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如  
 霜者 珊瑚宮 述異記南海有珊瑚市海先布珊瑚樹碧  
 者 珊瑚宮 述異記南海有珊瑚市海先布珊瑚樹碧  
 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女珊瑚述異記  
 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女珊瑚述異記  
 武時南海所獻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  
 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之徵云  
 炎州 述異記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  
 大如狸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銀頭



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述異記在廣南大海中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人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候也取此木以為薪燃之不日南名香千畝林名香出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日南名香千畝林名香出其中境內有香市乃杏園述異記在南海中州多杏商人貿易諸香處乃杏園述異記在南海中州多杏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馬頭國潮人有販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有冬杏馬頭國外國被風飄出大洋莫知其處至一國有人浣器水濱皆馬頭舟人以篙刺之奔回招其類群至商乃移舟遠避十數日始統海語統人屬出於暹羅之嶺巔短小精悍抵浙江統圓目而黃睛性絕專慤不識金帛木食如猿徠每謂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鯁飲以瀉酒即躍然喜似謂得所主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稍近烟火淚目即死象

嗜稼凡引類于田必次畝而食不亂躐也未旬即項盡矣島夷以孤豚縛籠中懸諸深樹孤豚被縛嗥聲不絕聲象聞而海犀角與陸犀同所遊止處水為怖又引類而遁海犀角與陸犀同所遊止處水為分裂夜則淵面白光熒熒島夷以是候之然罕無獲者舊說溫嶠犀照水神恹莫遜即此角也馬色赤黃高者八九尺逸如飛龍山食而宅海蓋龍巨獸骨者以問沙門贊寧贊寧曰是為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糟即腐矣試之果然前代緇流博雅如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船估有得其皮者毛長或以制臥裯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海狗純黃形人枕籍魂數驚鳥夷詭其靈不敢蓄云海狗如狗犬乃如貓常群遊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沒海魚蒙有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以為即膾臍云蒙有捕鼠捷於貓也諸國皆產惟暹羅者良船估挾至廣



州常貓見而避之豪海鼠海鼠大如豕重亦百觔目

家每十金易一云海雞雙毛色如家雞惟海鶴項大者脩

齒齧其目死焉復有以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喙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鯨魚鱗成化間有至漳州海

者漳人射殺之復有以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喙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鯨魚鱗成化間有至漳州海

鸚哥黑喙綠羽海鷺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葦以脩竿接鏟取而鬻之謂之海火雞山鳳出滿刺加

鷺窩陸船至廣貴家宴品珍之海鷺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葦以脩竿接鏟取而鬻之謂之海火雞山鳳出滿刺加

鵲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成烟燄子如鶯胎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採為飲盞見者多珍奇之山

鳳喙首如鶴頂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象海龜鳥敵人而喙其腦若刀斧然其子大如椰甌海龜

鷹首鷹吻大者方徑丈餘春夏之交遊卵於沙際島夷遇而捕之輒垂淚歔氣如人遭困厄然或論之曰汝冉垂淚歔氣常解汝縛龜便應聲潛然鳴若哀牛

島夷昇至海濱釋之龜比入水引頸三躍若感謝然

海蜘蛛海蜘蛛巨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深

蝮燁燁虎豹麋鹿間觸其網蜘蛛益吐絲如縞霞纏糾卒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船人欲樵蘇者群

百十束炬而往遇其斃腐乃就食之船人欲樵蘇者群

蜘蛛始潛或云取其皮為履可航而涉云猛火

油猛火油樹津出佛打泥國大類樟腦菊能腐人肌

帆檣樓櫓連延不止雖醪露出大洋國所產為盛

魚鱉遇者無不焦樂醪露出大洋國所產為盛

中州之牡丹蠻中遇天氣淒寒零露凝結着他草木

乃水斯木茲殊無香韻惟醪露花上瓊瑤品瑩芬芳

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洋體髮膩香片腦產暹羅諸

泥國為上其樹高者三丈葉如槐而寸皮理類沙柳腦則其皮間凝液也野生窮谷香味清烈瑩潔可

善東通志 卷之七十一 雜下 四十一 畜五

梅花之石蜜草間石罅穴在在野泛溢拋露日久必宿蛇



過食之毒倘以為甘而伽南香  
而食必大霍亂而死伽南香  
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為大蠟  
而漬於香中歲久漸漬木受蜜氣  
矣諸香惟此種不堪辟珠次如黍  
入藥故本草不錄不能損辟竹木  
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  
他物即毀矣常附胎於椰子檳榔  
謂之聖鐵島蓬蓬奈羅之破龍如  
夷以為奇寶蓬蓬奈羅之破龍如  
乾以附遠清以沸其皮自脫圓滿  
李肉潤膩如紅酥其美可饌亦珍  
大佛靈南凡七嶼七港是謂七門  
環列適諸國者此其標也其山多  
蛇大木復藤平川沃壤數百頃柳  
瓜延蔓蒼藤徑寸實長三四尺大  
淖然船欲樵蘇非百人不可取即  
老佑嘗鑿崖壁識險以示防云往  
分水 水在占城之

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  
異於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  
為朱厓儋耳之路天設險以域華  
歷大佛靈南以至崑崙山自朔至  
至晦如西施而東此又海中潮汐  
變也惟老於操舟者乃能察而慎  
乙巳占城是役也軍民之在行者  
禮如占城是役也軍民之在行者  
火長又味於二使溺焉軍民之在  
鐵板沙船壞二使溺焉軍民之在  
尺許體髮牝壯人也惟肯爾短鼠  
亦能始人船行遇者必作法穰厭  
蓬短手高麗者偶泊識之謂左右  
傷之令以楫動者必識之謂左右  
水中嘍波而逝飛頭蠻亦海山中  
去願實穢物歸則身首屬而燕之  
線耳暹羅島夷有娶婦得此者其  
夫惡之或教以俟

廣見通志 卷之三十三 雜下 十一



其首去置身于地以小刀刺喉頸間頃之首歸不合  
宛轉而死夷僧云是必素遺誓約鬼罰乃爾然予偶  
記小說云某人家生一子自然無首蛇異弘治間有  
則飛頭者豈亦沴氣適然所鍾耶蛇異船往販占  
城者船中二十人將即山而薪是夜船主夢神語曰  
明日斫山須多裹鹽寤而異焉今同伴人負十許斤  
至山麓石潭深不可測二十人者分朋而攻將暮忽  
聞聲般般如雷眾驚異什木伺之俄有巨蛇蜿蜒幾  
五步其色正黑兩目如炬山巔奮迅而下沒于潭如  
雷者乃觸石崩隕之聲也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而  
逐之漩潭躑躅尾端毒沫時時射潭內水色變如油  
抵暮潭面火燄高尺許船人熟視乃自蜈蚣甲間出  
夜分循山而去光燁燁燭山谷遲明下山觀之蛇蹠  
躑死潭間眾方驚喜曰暴鹽之夢實神說也乃以藤  
纜聯巨鐵鉤引蛇出平野剝其皮厚如黃牛之革骨  
飾中壘白醢其肉殆滿船腹眾乃輟薪載蛇以回船  
島夷之船或過而見其皮問何從得之為價幾何曰  
主給曰五十金島夷付之不較復問肉價幾何曰百

金又付之不較易載將發船主謂島夷曰若何急此  
島夷笑曰漢兒不識寶耳是乃龍也其皮鞞鼓聲聞  
二十里不知此皮中七鼓一鼓即償今值肉以為鮓貨下  
國十不知又幾倍矣船主懊恨自謂其不善賈也  
石妖出岷岷山昔漳人有販船者偕伴數十薪于山  
隙出姿態姝麗殊非蠻島所有漳人與語媚之迷惑  
忘返遂伉儷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味皆甘脆  
遂已饑渴乃導漳人葺茅以居繞舍蒔美竹踰時即  
長林鬱鬱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求食每遭猛  
獸鬼物婦身為蔽翼習見母恠亦毋恐也婦又教之  
驗草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忘其流  
落海嶼間也所閱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舊舊侶乃匿之舟  
思油然向船人道所以請共載以歸舊侶乃匿之舟  
中婦挾二雛追至沙灘侏儻之聲如怨如言擲二雛  
於水號嗽而去漳人菩提樹種出西域六可數圍風  
登舶竟瘖不能語



監元年僧智藥三藏自西竺國持菩提一株航海而來植于廣州光孝寺戒壇之前迄今千餘年茂盛不改

論曰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相混謂之襍賤豔醇恒情也然土壤細流山海不棄則襍又惡可少哉夫大塊間二氣相乘和而祥徵乖而青降陽勝而人履其恒陰勝而物呈其幻深山大澤龍蛇藏矣荒微遐陬魑魅現矣余觀夫齊諧虞初之所陳諾皋葆光之所紀雖涉恠誕而駭耳目乎第萍實商羊尼父識之海鳧庫雉茂先辯之至于石之械水

之囚千載而下若左券然可盡誕之哉吾於地隱方慝則紀人異物異則紀理之所無事或有焉何容棄置也倘觀者傲慢而修德觸妖而思讐涉險阨而知所趨避則所謂襍者豈不于人道少裨乎易終襍卦粵乘之作亦以襍錄殿焉

監理司吏之七奇

繕寫書吏周通 楊喬幹

李國棟 郭家興

潘光家 呂應龍



簡方新 劉瑞

管工典吏李 鏜 羅德富

廣東通志卷之七十二 終







